

用酷吏請改差 上曰凡事之未穩於心者因人之言必能覺  
悟今世敏賢老之事予商確非一日也且敬老以罪而見罷乎  
抑因他事乎洪緒對曰敬老見罷不知其罪然既犯賊罪且又慘  
酷不可臨民也 上曰人人豈盡無過敬老之過予以為無傷  
也○丁巳視事輪對御經筵○和順縣監尹自信辭 上引見  
曰下三道比他道雖無事然今各官督收造弓牛角與筋爾宜  
致慮毋令弊及於民且隄堰農務所重亦無弊禁之○司憲府  
啓金孟奸娼妓平壤土官盧義尹悛等並皆招服獨孟隱諱不  
服請收奪告身禁身拷問 上曰姑勿拷訊其更詳鞫○上曰  
扛耨之設便於轉輸近來廢而不用甚為不可自今責轉運色  
造作恒令用之○戊午日暈○咸吉道都觀察使金文起辭  
上引見賜弓矢○丘曹啓請徵京畿當領船軍一千忠清道二  
千修築都城頽圯之處從之○掌令羅洪緒啓曰近聞 世宗  
小祥大作佛事今當聲息不宜糜費請停之又都城修築以京  
畿忠清兩道船軍役之臣等謂設脩城都監者本欲隨毀隨築



而累年不檢察繕脩以至於此實為有罪今欲推劾治罪然已  
在赦前近因邊警諸道徵費固為騷擾今又聞京城脩築之事  
必大驚駭且船軍本有其役防禦之處不可踈虞今若限五十  
日役之則正當春耕之時遠路赴役其弊不小乞停諸處營繕  
役京軍脩築且僉知中樞尹殷年踰七十致仕宜矣 上以為  
有功於大慈之役不可棄也臣等謂堂上官不可論功而除授  
當初以此功而除堂上已為不可况今又以為有功而不許致  
仕乎殷於國家非能為有無之人請收是命又鷹人李從善訴  
于本府曰受官鷹一連養之內侍府事尹得富稱 上旨奪去  
本府欲劾之然稱為承傳未敢擅鞫 上曰佛事已定議于前  
日不可廢也且年過七十而仕宦者多矣汝等以大慈之事而  
獨言尹殷予甚非之尹得富之事非予之命推之為可仍問承  
政院曰脩城之卒前者以當領船軍役之者何意也承政院對  
曰當領船軍雖無事時不得在家故今役之洪緒又啓曰臣等  
之意非欲專廢佛事也今年國家多事無已則依常時忌晨齋



例行之且李從善又云鷹六連曾已入內今又從而奪去臣等  
以為養鷹於內非其時也 上曰佛事非盛設之也但僧數比  
前加二十餘人豈以此而別有巨弊歟黃鷹二連曾入內者只  
欲捕雉兔以資進獻海青喂養之費耳非予欲飛放而然也其  
餘四連皆予所不知也其今推鞠船軍罷役之事予將商量洪  
者曰臣等非以此為 上飛放之資海青亦非進獻之時且有  
主者何必於闕內乎 上曰雖出諸闕外是亦一國之內何內  
外之別乎○以李純之為戶曹參議金連枝禮曹參議池靜僉知  
中樞院事定平都護府使○兵曹啓京畿加定正軍馬兵三百  
八十六步兵一千八百五十四忠清道正軍馬兵一千六百六  
十步兵二千二百九十全羅道正軍馬兵三千九百步兵三千  
二百二十慶尚道正軍馬兵二千七百三十六步兵五千九百  
二十四江原道正軍馬兵一百七十四步兵四百五十六黃海  
道正軍馬兵三百六步兵五百八十摠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六  
上曰前定雜色軍亦分馬步兵以聞○京畿助戰節制使金



允壽率左右道馬步兵三千四百三十六屯于開城府板門平  
○已未視事輪對御經筵○忠州判官權自順辭上引見曰  
堤堰農事之本邇來新舊堤堰並不修築不可其無弊築之○  
右獻納宋處儉啓曰今以羅致貞餘平壤判官致貞時未更事  
不合守令又平壤地廣民稠事務煩劇加以上國使臣往來之  
地不可以此人任之上謂承政院曰致貞何如人也右承旨  
鄭昌孫同副承旨姜孟卿對曰致貞後進臣等未知其才幹但  
聞有武才上曰嘗議諸大臣處儉又啓曰致貞以生貞學于成  
均館奸宿館婢取笑儕輩及為成均正錄每當直輒奸之其時  
雖不敗露其心術不正播人耳目大臣雖聞虛譽而用之亦安  
知有此不正之行耶儻曰少有武藝如此之才人皆有之豈其  
摧鋒陷敵之武乎以此小技使處煩劇之地誠為不可乞罷之  
上曰予當改之○上以叅判權克和奇處叅議閔恭曾經監  
司召問曰監司兼牧便否卿等宜各陳之克和等力陳兼牧之  
弊曰觀察使所兼之州本道巨州地廣民稠事務倍他自來牧



使判官共治尚不能堪今只委諸判官其義倉斂散勸課農桑聽斷詞訟貢賦出軍力不暇及一委監考色吏弊不可言且各道監司本營率皆當道初面觀察使長留本營則邊遠各官報牒之吏及抱冤迫切者動經旬日監司巡察疏簡則字令放恣無忌其弊多端又監司之行首領官檢律教諭營吏凡騶從無慮二十餘人供頓之費支待之人厥數倍多若奴婢數少之官雖合番供役猶且不贍若值農月何暇治農哉至於公需廩給雖有位田收租數少供費不敷至如菜蔬等物不得不潛收於民其侵漁之弊不可悉記以一道澄清之任帶行家累衙祿之絕則判官多方法外需索廉恥之道監司先自毀之道內雖有犯法者推劾之時豈無愧怍上然之決意革之以當國大臣力言不可者多遂不果○庚申視事輪對御經筵知經筵鄭麟趾極陳陣法之說上嘉納之○掌令羅洪緒啓曰閔奎之事多有可疑初同僚崔士老潛語於奎奎不汲汲辨明及朴旅面質奎奎又舍忍不明言非已所犯又朴旅事覺恐露已之所犯



潛令探候情迹可疑須拷問奎而後可以得情且判事李重於無心亦未出於正之言奎聞之於旅旅則曰予所言非以私無心也判事於作妾之事亦未得無心也奎旅之言各異又須拷問奎而後辨其真偽假使奎終免其罪須當拷問乃得免况拷訊則幸有得情之理且欲辨李重之事亦須考訊奎前日以奎為議親命勿拷問故敢取旨 上謂承政院曰奎之犯奸於律何如政院啓曰律云非奸所捕獲則勿論然如有官吏宿倡等干係風俗情迹顯著者雖非奸所捕獲皆治之以正風俗今奎之證左皆受拷掠而供招各異情涉疑似 上謂洪緒曰除榜掠據證鞫問○兵曹據軍器監呈啓今春等焰焯除別監只遣工匠煮取京畿沿邊各官取土納于司礪局煮之且定各道焰焯之數從之仍命姑停京畿江原黃海道○上曰自今倭野人經過各邑守令必親接厚加館穀○辛酉 上上食于 輝德殿○御經筵○右獻納宋慶儉啓曰慶尚道星州牧使李伯良於任所旁近農莊使妻孥賣本官米布等物頗數往來又於農



莊營構第宅恣行貪污臣等聞之欲究治之只以國家將遣  
行臺糾察非違遂寢之今以事差遣權孝良於本道請兼付此  
事推劾治罪且本道脫有此等之事亦輒收舉 上曰孝良為  
他事而遣若果有貪污之實自然敗露何必推舉處儉又啓曰  
大抵人之所犯雖重於此間有不露者今本院欲移文推鞠然  
各道監司親聞守令過惡而舉劾猶未得情況移書推問乎星  
州等處乃孝良經過之地兼治此事必無其弊請從臣等之望  
上謂承政院曰此事無乃涉於風聞乎承政院曰果如諫院之  
言則此是守令貪污之事可以舉劾從之○壬戌視事 上曰  
予欲加設兼護軍擇人器相當者俾久其任分為三軍忠義忠  
順別侍銃筒衛等諸軍士分屬三軍使兼護軍間六日相遞率  
領入直且常時嚴加考察訓練士卒整齊器械使之進退有節  
體統不亂件軍卒皆統於護軍其議以啓○輪對御經筵○通  
奉金辛在遼東馳啓臣到遼東謁王大人曰聞脫脫圍遼東欲  
向朝鮮又聞脫脫兵已向東故 殿下使臣聽探聲息而來大



人曰脫脫兵二萬於臘月二十三、四日間到海西，執不剌、吹殺之。其部落降者不殺，不順者皆殺之。指揮刺塔以下一二百逃奔黑龍江、松林等處。建州衛李滿住聞脫脫王殺掠海西人，奔竄山林。脫脫不窮追還于海西。今海西、建州等處一空，未聞向朝鮮也。所謂向東者是建州衛也。又曰：脫脫凡南朝被虜者皆不殺，遣還於汝國。有何讎嫌而入侵乎？且吾嘗觀地圖，汝國後門山溪險阻，脫脫豈得妄進乎？脫脫多奇策，又知汝國弓兵利害，不向汝國明矣。汝以吾言啓。 殿下勿慮。右議政南智啓曰：前日議徵兵，各道待金辛回報，然後更議區處。今觀辛書，別無緊急，請放遣各道兵。 上謂承政院曰：何以處之？僉曰：黃海道後運兵三千，宜勿調發。又京畿、忠清、江原等道軍卒，令其道助戰。節制使點閱罷之。黃海之兵次于平安道者，亦令金宗瑞以便宜處之。從之。遂諭宗瑞曰：今觀金辛所報聲息，稍弛朴董所領軍士，即時放還。脫脫有事變，或臨時復徵，如或變故難測，姑留屯住，以待解冰。卿其斟酌施行。又諭黃海道都體察使及京畿、忠清、江



原成吉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皆令罷兵並召還各道助戰節  
制使○中樞院副使朴煥上言胎峯之下撤民廬舍廢其田土  
極為痛惜地理之說有曰雞鳴犬吠鬧市烟村隱隱隆隆孰探  
其源又曰山朝不如水朝水朝不如人朝則不以人居為忌明  
矣若曰山水之氣因人居而有損則都城州縣民所聚也而綿  
歷多年富庶如一則人烟之不害於風水足可驗也又以葬法  
考之古今經驗皆不忌人居臣見新羅陵墓多在王城之內而  
享國千年號稱盛代中國之人墓在田園之畔而家世不絕名  
賢出焉則人烟團集亦為吉氣無疑矣而况胎室不比陵墓之  
幽玄尤不嫌於人烟何必胎峯千仞之下其不干山脉平下之  
地田園第宅盡撤無遺然後為吉也哉此甚無理如以草木荒  
茂為貴則桑田竹卉亦草木之羨者也何故廢桑田而護榛莽  
撤人居而養虫蛇為哉意其作俑者豈不敬謹之至曲生別議  
為此過中之禁防乎若堅據此例立為恒規則傳祚萬年胎所  
亦同國田之減民生之怨靡有止息况昇平日久生齒極繁人



多地窄片無閑土保民足食亦王政之所急誠願 殿下命令  
徧考地理諸書及胎經之說如無撤屋禁耕之文則特換德音  
許仍舊業其峯邊有寺之處因為祝齡之所如古人胎室之例  
何如命下風水學議之時許訥以安胎使往慶尚道星州下諭  
于訥令審胎峯傍近人家土田之數胎峯與人家相距步數及  
人民移居田土開墾便否以來後風水學議啓曰胎峯逼近人  
居火災可畏宜移於圖局之外若胎峯主穴山麓外曾耕土田及  
峯邊寺社依他胎室例仍舊○諭咸吉道都觀察使曰屯田儲  
備實為良策然議論紛紜未定卿於今年姑試三處○傳旨承  
政院曰自今大殿別監擇身彩壯實資產富饒者試兩手各舉  
沙五十斤行至八十步方許定屬○癸亥視事 上謂承旨等  
曰進獻豹皮一張之價至於綿布六七十匹若不詳定則其弊  
將及於百匹矣須令該曹定價以救其弊大抵貢物皆出民膏  
今也廢數猥多民之受弊誠為不貲自今訪問諸道某州郡出  
某物各因土產加減定額且又節用則民弊庶祛而國用自裕



矣其商榷以啓大司憲安完慶啓曰大抵守令牧民之任固當夙夜恪謹其於農事躬自出入阡陌忠州地廣民稠倍於他州不宜差遣年老之人今忠州牧使閔恭五為守令年又表暮其於治民不能朝夕劬勞且今未經守令者亦多出入均勞已有成憲請改之 上曰予聞閔恭自筮仕能治煩劇可謂賢矣完慶曰恭為恭不賢也只以年老且屢經守令始勤終怠人之常情 上曰予已知年老然為人可用宜遣之○輪對御經筵○定平都護府使池淨蔚山郡事李慶溫龍津縣令金彌壽辭上引見謂淨彌壽曰今聲息稍息然北界乃寇賊初面軍卒器械常加訓練以嚴部伍可也且農事民之所賴以生者也其川防隄堰盡心勸課以興地利謂慶溫曰予聞下三道土地沃饒然農事以隄堰為重宜勤措置使民安業○兵曹啓向者慶尚全羅道下番甲士別侍衛銃筒衛防牌攝六十等俾之考閱軍器馬匹以待事變今聞各官守令非徒下番甲士至於加定雜色之軍累日徵會以致騷擾今事變稍息農務方興請兩道軍



士並皆罷遣從之○傳旨兵曹全事變稍息咸吉道沿邊各官子弟及向化人等從仕于京而時未還去者姑留勿遣○日本國五島守久大和源勝遣延都等來獻土物禮曹致書曰本國漂源人莫金於戊辰年足下盡力刷還我 殿下嘉之特賜白細綿紬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一十匹雜彩花席一十張虎豹皮各二領松子二百觔足下所求人蔘一十斤銅火爐一事蜂窠一十斗及土宜正布一十六匹○右叅贊安崇善啓曰遂安棘城等處置關坊則敵人必越義州安州价川成川等處而後可至矣朝陽城則賊路要害之地關防不可不設也且前者因邊警緊急乃於安州棘城等處先設木柵以待賊變今邊報稍弛木柵則非永久之計請徐築石堡從之遂諭黃海道都體察使鄭奉曰予聞黃州棘城及遂安等處雖設關防然自洞仙站至于瑞興牛峯兔山有通行直路若不防此路則有違設關之策卿其巡審如有通行之路則或設小堡或設行城隨宜審定設險之策棘城遂安等處除設木柵漸築石城姑使聚石若木



柵事功垂成則畢役且价川等處有朝陽城此乃賊路要害其  
關防不可不設卿審定啓聞○戶曹啓兩界稍給一家所耕之  
穀雖足以支一年之食然愚民不為撙節不計將來一時費用  
仰給義倉者如舊其為糜費有甚於商販之徒易換之弊請自  
今兩界入穀受直于京者並從自願以裕蓄積從之○甲子太  
白晝見○謝恩使左議政皇甫仁副使中樞院使金孝誠奉誥  
命回自京師 上以翼善冠白袍烏犀帶素儀仗韋慕華館更  
御冕服迎命還景福宮行禮昇釋冕服具白袍宴仁孝誠等于  
思政殿賜仁孝誠鞍具馬各一匹又賜仁奴婢八口田六十結  
孝誠奴婢五口田四十結書狀官姜孟卿趙瑾田十五結百官  
以吉服行賀禮命傳之其誥命曰帝王為天下之主宰必以天  
下之心為心一視同仁罔有內外故簡賢命德以仁司牧因情  
適宜以致化理其有仁惠洽于一方胤嗣肖乎世德則父子相  
承傳叙惟允所以表賢人而繫衆心也故朝鮮國王李諱慈惠  
謙恭聰明特達樂善循理纖毫能謹敬天事上終始一誠仁孝



孚於國人功烈著乎邊境敬恭朝命斯須不違竭力殫心惟恐  
 不及自朝鮮有國以來罕有如王者也比奄及於告終念下人  
 之罔屬爾李諱乃其世子忠孝有誠敬慎不懈以長以賢宜膺  
 傳襲茲特封爾為朝鮮國王於戲藩國所寄匪德不任惟敬天  
 奉上為大惟保境恤民為重惟忠惟孝以永率乃父之行庶幾  
 衆心協和世保藩土往膺朕命益紹光榮欽哉封王妃制曰帝  
 王推恩錫爵而褒榮及其伉儷者此國家之盛典也爾權氏乃  
 朝鮮國王李諱之妻秉德柔淑內助有稱爾夫既襲王爵爾宜  
 與之偕榮茲特封為朝鮮國王妃爾尚恪遵婦道以助藩邦欽  
 哉封世子勅曰自古有國者以順民為先今王有子諱國人欲  
 以後王特從所欲命為世子王其教之孝悌忠信俾有以副國  
 人之望可也仍命差來陪臣左議政皇甫仍即皇甫仁也齎諭王  
 其體朕至懷○宥境內其文曰事重正始禮合推恩予以涼德  
 嗣守丕基仰惟 祖宗夙夜兢惕於景泰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欽奉誥命封 王妃制及封世子勅云云茲承 帝眷之存至寔



宜一國之均歡宜布寬條以同大慶自景泰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但犯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有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誕承睿謀既有非常之慶特頒渙彌用廣莫大之恩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先是上聞仁等奉誥命來令承政院議迎命後肆赦與否或以為可或以為前受封王詔既已赦今受誥命又赦是一事而再赦不可也都承旨李季甸啓曰慶事稠重固當肆赦然此特澤及罪人而已臣竊謂殿下之在東宮瘡勢初愈世宗喜甚欲與一國臣民同慶令臣密考古制普加中外官一資今殿下初即位受誥命並敘先王之德極其褒嘉王妃亦賜誥命又受封世子勅書喜慶之事一時者至請加百官一資與同斯慶上曰斯慶難逢欲下赦以表喜慶之意今又悉用爾意迎命之後當與大臣議之至是日頒赦又命加百官資○諸道進箋賀受誥命○乙丑視事輪



對御經筵○晉州判官楊淵辭 上引見曰下三道雖云無事  
然境連倭國備禦之具不可暫忘且農事民之所賴而隄堰為重  
爾其盡心措置以興農業○掌令羅洪緒啓曰平昌郡事姜一  
遇所犯証左已皆服招雖經赦宥不可治罪然不宜臨民請罷黜  
白慎之閔奎金孟已於赦前收奪告身金保之李保仁李仁祐  
之罪亦重雖蒙宥不可抵罪亦宜奪告身以懲之 上曰一遇  
予嘗改差保仁等亦可罷黜洪緒更啓曰保之忘哀奸狡且於  
會葬托故不來保仁以宗室之親出使於外恣情極欲罪惡尤  
重不可從輕請收告身 上曰既在赦前何必追奪遂還給白  
慎之閔奎金孟告身○領議政河演上言曰韃靼聲息緊慢難  
信我國之兵聚散難定備禦之策不可不預圖請選壯勇四千  
人分為八番每番五百人二月而遶姑以己曾調發黃海平安  
道之軍五百先定為一番於二三月屯於平安道閑曠之地日  
事訓練次選京中京畿及各道軍士以次發遣迭為休息平安  
道各官守令各率邑軍赴防本邑事務悉皆淹滯其弊實多請



置守令二人一治庶務一治軍務其一以出身武舉者差遣使  
之專治軍務有變則奔赴其一則守城治民至事急然後率軍  
赴難庶為利益 上令六曹三軍都鎮撫議之○命左承旨鄭  
而漢掌治都城修築○兵曹啓諸道侍衛牌營鎮軍船軍雜色  
軍守城等軍每年春秋錄籍報于本曹本曹摠計上聞別侍衛  
甲士銃筒衛近仗防牌攝六十等軍士曾不錄籍不知幾人在  
於某官脫有徵兵則倉卒之間考閱實難請自今令漢城府開  
城府各道都節制使具錄名數及任居處移牒本曹磨勘上聞  
從之○兵曹啓京中及開城府成衆官去官人各司諸負吏  
與去官人等閑役者太多外方閑役之徒又謀避差役上京隱  
漏者亦為不少已令漢城府開城府悉刷之開城府則馬步兵  
止二十五漢城府則未滿十人故更移文加抄然開城府及京  
中生長閑役者不知其幾宜并移書盡數抄出分為馬步兵又  
按六典膳錄軍士及各色人完護條云司饗尚衣院圖畫院奉  
常寺齋郎各司權知直長吏典司僕養理馬速毛赤別軍補充



軍義禁府百戶螺匠都府外皂隸守公禁聲所由杖首喝道樂  
工武工牧子干院主津尺等本家三丁以上其戶內使喚人口  
雖過三丁毋定他役然今因聲息加發軍丁請並令抄定從  
之○上曰近日或陳言或輪對獻議者皆言國庫所以備軍需  
而常蓄不用由是陳陳紅腐且為鼠竊宜以時散而斂之自今  
以後依義倉斂散之法散舊收新毋使損耗○丙寅下教曰事  
莫重於繼緒慶莫大於受命予仰承祖武夙夜祗懼今景泰  
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欽奉皇帝制旨寵頒誥命因叙先王  
之德極其褒嘉且賜王妃誥命仍勅封王世子實稀有之盛事  
也茲膺眷之稠重盍鴻恩之覃布宗室三品以下各加一資至  
彰善而止京外文武官三品以下各加一資至通政而止後此  
加資時并計加資前月數前銜口傳提舉別坐各加散官職一  
資後此加資時并計加資前口傳後月數凡諸有服之親前銜  
學生皆授散官職一資內侍府時散三品以下及學生皆授一  
資並至通政而止忠順忠義別侍衛內直司樞院甲士宣差議



政府中樞院錄事皆授散官職一資各品遷轉並依舊制自下而上各司吏典就閑待次者從自願授散官職京外通政官以上及前銜堂上官父子孫督弟姪承重妻子孫立後人中一人除散官職一資通政果毅朝奉宣略加資者雖未經守令並令除授成均校書館承文院權知訓練觀權知司譯院講肄官諸學前銜及出身權知典醫監前銜及出身權知惠民局濟生院書雲觀天文風水學禁漏前銜及權知司律院前銜及出身權知曆筭學官太一筭學別坐前銜司齋所別監前銜時波赤除賤口及工匠外前銜學生四山栽植監役官與箇滿因推考作散當時未叙者移任當次作散者內需所書題前銜學生等並除散官職一資時推考人內公罪杖一百私罪笞四十以下例皆除授限品者於限品內加資不得陞授他品者老男婦內良家年八十以上白身授從八品元職九品者授正八品元職八品者授正七品元職七品以上者超一資九十歲以上白身授正八品元職九品者授從七品元職八品以上者超二資百



歲以上白身及元職從七品以下者授正六品元職七品以上者超三資並限三品而止婦人封爵准是賤口年八十以上白身授正九品元職九品者授從八品元職八品以上者陞一資九十歲以上白身授從八品元職九品者授正八品元職八品以上者超一資百歲以上白身八品以下授從六品元職七品以上者超二資並限五品而止其八十以上男婦並令免賤女亦如上封爵於戲既正始於一國宜同慶於百寮惟爾吏兵曹體予至懷施行前年既以即位赦今又赦且即位加資無祖宗故事而遽行之識者譏之○召領議政河演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左參贊鄭甲孫右參贊安崇善禮曹判書許訥議楮貨興用之策曰楮貨依中國體制造作則工匠紙劄不必加數僉曰依舊為便又曰各官分為大小令輸納楮貨于濟用監何如演智甲孫崇善訥曰姑試一二年仁曰貢賦加定不敢輕議又曰私貿易皆用楮貨何如僉曰私貿易皆用楮貨令行為難徒擾市肆耳但典農寺賣丹木時五六分之一令納



楮貨為便又命議太一兵學習筭局禁漏并合便否僉曰仍舊為便 上從眾議○右獻納宋處儉啓曰今還給白慎之金孟等告身臣等以謂慎之冒稱使臣族親干請自己之事當置極刑金孟當君父之喪私奸官妓法不當赦曾赦原免足矣還賜告身不可李保仁金保之淫縱莫甚並蒙恩宥只罷其職尤為不可 上曰既已蒙宥不可追論處儉更啓曰干請使臣者必誅無赦 世宗嚴立法禁慎之不宜寬貸孟保仁保之等不謹君父之喪恣為淫縱無所忌憚此無狀小人不宜還給告身上不允○持平尹沔啓曰閔奎情迹未露蒙宥可矣白慎之所犯甚重蒙宥得免足矣又從而還給告身李保仁金保之金孟權棟李仁祐皆冒喪奸妓今只罷其職無以懲惡請收告身上曰既已赦宥不須更論宋處儉又啓曰他人則已矣白慎之罪應處死今蒙 聖上再造之恩不坐亦足不宜還給告身金保之不忠之罪已著請收告身 上曰凡遇赦雖重於此罪者並皆原免今汝等敢以此反覆言之何也處儉更請不允○平



安道監司啓道內各官儲峙糧餉不多加以聲息非徒本道  
軍士他道軍卒並集于此軍需可慮况今懲兵築城同時俱舉  
轉輸實難其他郡縣則已矣閭廛無旁近之邑乎時轉輸  
尚難矧今遠處米穀其能轉輸乎請泰川國庫米二百石令昌  
城府輸之熙川米三百石令江界府輸之咸泰熙兩郡築城之  
卒從之○諭黃海道都體察使鄭奉曰議政府僉議以謂聲  
息稍息卿與棘城遂安等處助戰節制使皆當上來領議政曰  
今春雖不築城姑留從事官役當領船軍聚石以為後日築城  
之用為便予意亦為聚石若易則雖不築城宜當預令聚石卿  
商摧以啓且卿巡行考察之事何時可訖其並啓之○禮曹啓  
景禧殿告賜誥命及焚黃祭儀注前一日殿司帥其屬掃除殿  
之內外忠扈衛設權置誥命幄於殿大門外之東西向設使者  
次於誥命幄之南近東西向其日執禮設誥命案於神座之  
東北南向設使者位於誥命案之東西向設代受誥命官位於  
誥命案之前北向又設立位於西階下北向設執禮謁者贊者



贊引宮闈令位於東階下近西西向北上執禮以下諸執事以

吉服先入殿庭重行北向西上四拜訖各就位謁者引代受誥

命官服吉入就立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代受

誥命官鞠躬四拜興平身使者詣闕受誥命置罷亭中黃儀仗

前導次鼓樂次香亭次誥命罷亭陪人次使者吉服乘馬行

至殿大門外鼓樂至龍亭安於幄內奉禮郎引使者入次奉禮

著吉服宮闈令開匱奉出神主設於座覆以青苧巾設几於後

奉禮郎引使者出次西向立龍亭由正門入使者從入謁者贊

鞠躬代受誥命官東向鞠躬過則贊平身代受誥命官平身北

向立龍亭升殿使者奉誥命置于案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

拜興平身代受誥命官鞠躬四拜興平身謁者引代受誥命官

由西階下升詣代受位謁者止使者稱有制謁者贊跪代受誥

命官跪使者奉誥命西向授代受誥命官代受誥命官受誥命

還置於神座前有案俯伏興平身降復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

鞠躬四拜興平身代受誥命官鞠躬四拜興平身奉禮郎引使



者由東門出謁者引代受誥命官出就次初使者出門官闈令

納紳主如常執禮以下俱復拜位四拜而出焚黃儀齊戒告廟俟賜

誥命禮畢承文院官以黃紙傳寫誥命置於誥命函之後執禮

設代受誥命官位於東階東南西向監察典祀官位於殿門之

西北向監察在西書吏陪其後設執禮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謁者贊者贊

引在南差退北上未行事前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奠祝版

於神位之右有地設香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

具饌品與折告同設尊於戶外之左置盞三於尊所設燎所於西階上

近西設卓置銅爐畢贊引引監察升自東階點視陳設前一刻代受

誥命官及諸執事具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盥洗訖皆就殿門外

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先入殿庭拜位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

贊引引監察典祀官大祝官闈令祝史齊郎入就殿庭拜位重

行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

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引監察以下各就位官闈令開匱奉出

紳主設於座覆以青苧巾設几於後謁者引代受誥命官入就



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代受誥命官鞠躬四

拜興平身先拜者不拜者謂者引代受誥命官升自東階詣神座前

北向立贊跪代受誥命官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一人奉香爐

跪進謂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奉香在東西向授盞奠盞准此

大祝取誥命東向跪讀訖謂者贊俯伏興平身代受誥命官俯

伏興平身謂者引代受誥命官出戶詣尊所西向立執禮曰行

初獻禮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謂者引代受誥命官入

詣神座前北向立跪代受誥命官跪執事者以盞授代受誥

命官代受誥命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

謂者贊俯伏興小退北向跪大祝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

訖謂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小頃執禮曰行亞獻禮謂者

引代受誥命官入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代受誥命官跪執

事者以盞授代受誥命官代受誥命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

者奠于神位前謂者贊俯伏興平身代受誥命官俯伏興平身

謂者引降復位小頃執禮曰行終獻禮謂者引代受誥命官行



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執禮曰焚黃大祝奉誥命寫本就燎

所焚訖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代受誥命官鞠

躬四拜興平身謁者引代受誥命官出贊引引監察典祀官以

下俱復拜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以次

引出官闈令納神主如儀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

而出大祝捧祝版瘞於坎殿司以誥命納于函藏之典祀官殿

司各帥其屬徹禮饌闔戶以降乃退行事執事官使者一左議

代受誥命官一一品二執禮一文官典祀官一奉常寺大祝一文官

謁者一奉禮贊者一通贊引一外祝史二齊郎二並宮闈令一

內侍監察一○丁卯日暈○行誥命焚黃祭于景禧殿○右

獻納宋處儉啓曰命李重還就職夫判事一司之長凡僚屬非

違並皆糾察至於殿最之時亦預聞焉矧奉常職掌祭享其選

尤重朴旅私奸無心非一朝一夕以至本寺僕隸之家常往來

奸宿其為宣淫播聞士林李重以寺尹陞授判事司中諸事備

詳之矣亦不糾舉及旅語侵於已然後規免罪責而發之臣



等以謂若無赦宥旅又不逃則重之事未可知也今依舊治事甚為不可請罷之星州牧使李伯良貪污之迹頗多前日本院請遣朝官鞫問會赦不得推劾然星州一道巨邑豈宜以貪污之人而任之請加罷黜上曰予當更思○戊辰兀良吟都萬戶良甫兒罕等八人來獻土物○己巳以赦還給卞孝文等四十餘人告身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五



文宗恭邸大王寶錄卷第五

十餘人告

人前與軍等八人奉勅生時○子以姊妹等亦奉文等四  
人而外之請亦爾然 王曰不當更思○外身亦身令格  
諸處神事詳問會妹不許許然然是一一節耳思宜以食  
事為不可信謂之是代外對奉外身食所之或或食館日本  
等心請無嫌亦然又不極恨意之專未可味也今於舊訓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六

二月庚午朔霧日暈○視事輪臺御經筵○以世宗忌月命終月勿進肉膳國俗以父母死月謂之忌月有不食肉者上從俗不忍徇肉雖禮無所據然所謂失於厚也○議政府啓前此楮貨興用之法詳盡無餘自復用以後如舊不樂興用誠為可嘆大抵貨財或散於民或遷於官庶幾出入流通公私兩便官吏等並不奉行成法京中罪人之贖雖用楮貨其他奴婢工匠罰徵率以他物贖之至於外方則雖重贖皆不用楮貨因此一出於官更不復入其在民間至為賤物人不樂用遂使良法不得通於中外甚為未便請自今司憲府申明舊法嚴加糾察且本國楮貨長廣太過其紙劄為難一從中朝體制造板印之並舊楮貨亦令通用又使各道牧官以上一千張都護府八百張知官六百張縣官四百張開城府一萬張貢於濟用監以廣楮貨入官之路有濫收民間者依律糾罪凡各司公物易換皆用楮貨例也獨典農寺丹木專以布貨易之未便自今參用楮



貨從之○兵曹啓吹角所以整軍士所係甚重其高低長短之音非一朝所能學諸道營鎮皆有吹角人以領軍率至於民戶無有吹角者若遇事變指揮無由請令各道監司於各邑人吏日守官奴中或二三人或四五人揀擇預習以備他日所用從之○知中樞院事尹重富以老辭職不免○兵曹啓中外驛吏專為傳命有聲息時則尤為緊急之役請於發兵之時並勿抄定從之○辛未視事左贊叅鄭甲孫吏曹判書權孟孫啓曰近因邊警加定軍士皆令備馬人皆盡賣家產奴婢土田以備馬他物猶可也土田乃人之命脉失此則無以為生深可慮也常時土田交易限以十日乞此軍士之田不拘常例特命還其主許以其田所收償其直 上曰軍士平時不備馬亦為不可然此事政府擬議以啓則當從僉議甲孫孟孫又啓曰知印錄事等上言以務功郎別蒙宣務仍以散官去官皆以為闕乞以宣務仍仕待都目依舊例去官臣等參考三館及注書以宣務仍仕者亦有之宜依此例施行其有自願以散官去官者亦聽 上



曰卿等之言然矣但未知宣務加資而仍仕者當去官時又加資乎其上言亦不及此當何如而可甲孫等對曰不可又加資級上從之○輪臺御經筵○議政府啓今聞上於今月進素膳臣等以為此事前古未有且本朝列聖亦不行之請除素膳上曰三年之喪既不能行小祥忌月又何忍食肉○永興判官金慶禮辭上引見曰汝曾習武藝乎對曰臣武人之子稍習弓馬上曰予欲於本道置屯田以備軍需朝議皆以為難然欲試之曾諭于監司汝知此意擇境內可耕之地試之○司憲府啓曰前日平安道各官守令妻子待邊警寢息冰泮後悉令還家臣等以為本道人馬已困於徵發今又陪從守令妻子往來則耕耘失時害及民生請待秋上令政府議之河演安崇善曰今雖多事各官有丘史人吏何患無人陪從皇甫仁南智鄭甲孫啓憲司所啓為是上又令承政院議之右承旨鄭昌孫左副承旨李崇之右副承旨禹孝剛同副承旨姜孟卿曰農務方興雖有人吏亦是農民待秋而來為便從之○平



安道都體察使金宗瑞以書啓曰近日天氣漸燠江流急處冰已消釋緩處冰漸薄雖聲息不絕備禦比堅冰時稍歇請入堡之民漸還其家使治農業且今李賢老所傳 聖訓著明臣亦深思熟慮從後逐日陳達又書曰今考道內各處城門之扉率皆不固並令修改以圖完固然門扉孤單攻之不難須設重扉庶樂萬全昔荀偃伐偃陽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懸門葺鄒人紇挾之以出門者註云懸門蓋城門之押懸之以通上下且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于達市懸門不葺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然則設門扉又設懸門以禦攻取古之制也今中國於皇城設懸門遼東初無懸門及聲息緊急亦設之中朝之制亦如此也但懸門制度無籍可考中國之制亦未知其詳而臆度制造臣所未敢乞令文官詳考古制質諸中國制作參酌損益見據下送何如又書曰今覩諭書遼東都司云吾嘗看地圖汝國後門多山溪之險韃靼豈不量度而忘進歟此韃靼多奇策也又知汝國弓兵利害不向汝國邊境明矣此則雖不待



都司之言可以料量矣然事變無窮遼金與元皆侵我邊非一  
二次且海西建州衛野人前此犯境屢矣以此較之都司之言  
其不可保也明矣况也先聲息已三年矣不言此事而今乃言  
之臣恐有為而發也前日金有禮到遼東問聲息於王祥祥忿  
然荅曰有甚麼聲息近來通事等數數往來聽探聲息彼必厭煩  
發為此言不無疑慮今又頻數入送於義未安若江冰盡解則  
備禦亦敢毋數數入送或一月二次或一次斟酌入送何如回  
諭曰城子坑塹軍兵放還及入堡人物還送等事予已悉之懸  
門之事令集賢殿參考古制且今事變稍息又正朝謝恩等使  
來往相望通事須勿遣遼東亦可○領議政仍令致仕黃喜上  
言曰臣柔懦無狀教子不嚴仲子保身犯罪削爵今已十一年  
雖曰犯賊乃非倉庫之財且情涉曖昧而箠楚以服臣何嘗一  
日忘于懷也然惶惧天威聳懼至今臣年至八十有九命在  
朝夕茲以老牛舐犢之情未解愚臣終身之悶今當大宥惟新  
之日特還牒職臣死且瞑目矣父子之情天性也敢冒天威昧死



以聞即命還給保身告身保身曾犯賊罪情迹奸譎宜沒身不  
齒 上以重大臣之義特賜之○遣通事金有禮解送被擄唐人  
勝狗兒等二人于遼東○壬申視事輪對御經筵○右獻納宋  
處儉啓今還給朴河信崔井安黃保身告身夫賊吏雖并經赦  
宥事狀敗露則追奪告身已有國法如此賊吏還賜告身實為  
未便且命僉知中樞院事趙由禮巡審講武場夫講武場乃閱  
兵之所不可無也然近來人爭建白廣占園囿延袤十數郡其中  
可耕之地陳荒亦多雖基限外開墾之地皆為禽獸所食民甚  
病焉今命令巡視便否改定基限臣等不勝喜躍然此非小事  
當遣知大體大臣審之可也若由禮恐不合此任比來聲息不  
絕國家多事今聞大慈大張佛事僧徒倍加日數過多糜費不  
貲請減僧徒與日數津寬水陸舍今已造成而覺頓又乘駟橫  
行州郡亦為不可 上曰保身等非犯重賊者故給之非欲敘  
用之也由禮予所詳知者可堪此任僧徒前此或八九十今加  
二十定為百八此佛家常數也且雖限以七日若經文披閱既



訖則四五月之內可以罷會矣。雖加二十，豈加糜費。况袈裟今已備之，不可廢也。覺頓事不識，有是乎。予所未知也。處儉又啓曰：保身河信井安。上以為罪輕，然保身尤甚。世宗雖從未減累經，大赦不給，告身必有深意。今遽給之，實為未便。由禮上雖以為可任，然朝廷物議不愜，請更選大臣遣之。佛事既辦，七日所需雖止，五六月罷會已備之物，豈還充官用手。二十僧雖若少矣，費用實為不貲，須減僧數與日數。上曰：保身情迹雖或可憎，予以老大臣之子，給之其勿敢言。且由禮非身自擅，便取捨也。予嘗往伊川等處，備詳知之。今指授方略，遣之佛事既非洞見真偽，不為則已，不得已為。先王為之，則何計僧數日數之多少乎。掌令羅洪緒啓：近聞今月進素膳，故本府既不用肉，然各司皆用肉，內外有異實為不可。且小祥忌月，非他國忌之例，請於各司禁用肉，從之。○溫陽郡事李寬植辭。上引見曰：今各道造軍器，汝其勤於措置。且義倉歛散，須要趁時。汝其懋哉。○兵曹啓：各道牧場境壤相接，馬之年齒毛色相若。



逃逸相往則辨明為難請於各牧場採場名一字為印烙之從  
之○癸酉太白晝見○視事輪對御經筵○戶曹啓濟用監所  
納進獻豹皮價高難得因此弊及於民甚為未便請自今計一  
年進獻之數量減之進獻外其餘他處並勿用之從之○司憲  
府啓成均學正孫孝文有妻娶妻雖經赦宥不可治罪請離異  
完聚從之○禮曹啓 太宗大王升遐以上王時冊寶入安  
尚衣院今 顯德王后冊寶亦依此例入安本院從之○甲戌  
太白晝見○親傳先農祭香祝○命還給益寧君移告身○乙  
亥日暈○上上食于 英陵○遣判中樞院事韓確同知中樞  
院事金鉞如京師謝賜誥命其表曰 帝德誕敷懷綏悉篤聖  
恩覃及感愧梁增銘骨何忘矢心圖報伏念臣猥以謏薄叨荷  
生成褒 先考之效忠睿訓既切勉小臣之繼志寵命斯加矧  
惟寡妻亦被異數茲益伏遇仁敦一視度廓兼容遂令弊邦獲  
承殊眷臣謹當嘉與父老恒輸頌禱之誠誓至子孫益勤藩宣  
之寄方物表曰天眷優隆特頒寵命壤奠菲薄聊表卑忱謹備



黃細苧布白細苧布各二十匹黑細麻布五十四匹龍文簾席二  
張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人參一百觔  
雜色馬三十匹右件物等產自遐陬製非良匠豈合旅庭之實  
第效及物之儀 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各一十四  
黑細麻布二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 中宮禮物同  
謝 皇太子箋曰望隆儲貳祗奉宸猷仁篤懷綏導宣睿眷感  
銘曷已糜粉難酬伏念臣猥將庸資幸逢熙運洪恩既渥襲封  
青社之區誥命復加拜承黃麻之制矧乃異數又及寡妻茲蓋  
德著元良功存翼亮遂令駑鈍獲荷龍光謹當永守藩於鯁峯  
恒申祝於鶴禁謹備禮物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滿花  
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人參五十觔雜色馬四匹奉進謝冊封  
世子表曰聖心字小庸篤懷綏宸眷踰涯祗增感激佩銘曷已  
糜粉難酬伏念臣猥以孱資幸際熙運叨襲分茅之寄已何洪  
私何圖立嫡之恩又加弱息綸音遠播邦本益端茲蓋量擴包  
容仁敦涵育遂令弊服獲被殊榮謹當于藩于宣恪遵侯度時



萬時億恒祝皇齡方物表曰息頌立後曲荷宸私誠切由中備  
執壤奠謹備黃細苧布白細苧布各二十四匹黑細麻布五十匹  
龍文簾席二張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  
人參一百觔右件物等名般甚夥製造匪精豈克及物之儀聊  
表獻芹之懇 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各一十匹黑  
細麻布二十四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 中宮禮物同謝  
皇太子箋曰位尊貳極丕贊皇猷恩導九重覃被海徼撫躬  
知感銘骨何忘伏念臣猥以庸資幸逢昭代絲綸密勿叨膺列  
爵之榮雨露濡特允立長之請歡騰臣庶慶延宗祚茲蓋志  
篤順承功多翼亮遂令彝息獲被洪私謹當載賡重潤之歌恤  
切千齡之祝謹備禮物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四匹滿花席  
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人參五十觔雜色馬四匹奉進○咸吉道  
觀察使金文起馳啓曰沿邊各堡居民各於本邑城已盡入保  
洪原北青及利城以北各官馬步兵令守令領之使於甲山三  
水及五鎮各堡戍禦然今聲息稍弛又自穩城至于會寧皆築



行城雖不可恃此以為固彼賊亦不倏忽來往且近處野人數  
多散居豈有達達壓境而猶不聞知今預為號令約以某堡居  
民入保某城脫有彼賊突入猶及入保况今農時守令則廢棄  
民事各色軍士則不顧生業盡行戍禦舉道騷動先自疲弊實  
為不可請遠斥堠謹烽燧令各鎮軍馬整飭待變使守令各還  
本邑 上回諭曰洪原北青軍士依舊例往戍毋使守令領之  
利城以北軍士即令罷遣且農務已逼亦不可騷擾其入保人  
民並皆放送 丙子親傳文宣王釋奠香祝 吉州判官金鑣  
辭 上引見曰本州防禦最緊之地宜日益戒嚴且予欲於本  
道置屯田以備軍糧汝知此意若境內有閑曠沃饒之地姑小  
試之 咸吉道都觀察使金文起馳啓今年於安邊定平試屯  
田請以二邑正軍往戍甲山三水者及五鎮築城守護軍與  
夫浪城浦船軍五十人除本役分為左右番治之命台河演皇  
甫仁南智鄭甲孫安崇善謂曰予於兩界欲置屯田以備糧餉  
農軍為難大抵雖有益於國家者不得無弊文起之策何如演



等曰屯田似為有利然遠不可太多且築城守護軍猶可除也  
甲山三水防禦最緊不可遠省戍禦之卒請姑於安邊以浪城  
浦船軍試之 上曰然遂以此意回諭文起時 上銳意屯田  
之策又嘗謂農事以川防堤堰為重若築堤堰以灌溉之則旱  
乾不能為之災矣每於守令引見必以此二事諭之○皇甫仁  
南智鄭甲孫安崇善啟曰平安道各官人民迨今往戍沿邊臣  
等以為今聲息稍弛農功已逼若耕耘失時禾穀未登脫有緩  
急其何以應敵請亟罷平安道沿邊往戍之卒河演獨曰勿令  
罷戍姑留待變 上從仁等之議演等又僉啟曰釋奠社稷祭  
膾肉是神賜不可不進且 英陵上食夜半駕行未明渡江非  
惟恐勞 上體扈從軍馬慮或有沒溺之患請於黎明駕行正  
午行祭 上曰大抵今日晴則明日午後必陰慮恐下雨露濡  
失容故每輒早行若膾肉則可分饋執事者予則忌月不可食  
也崇善曰 上自患瘡後又經大故 龍顏減於昔日不勝驚  
駭中庸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人君既為宗廟生靈之主當以



享宗廟保生靈為大孝豈以犯夜早行為孝乎且人主乘夜舉  
動有違大體演等僉曰崇善之言甚善請須聽之且上若不  
御膳肉則臣子安敢食之此是神惠不可不進上曰早行之  
事予當更思膳肉不可進也上自經大喪以後甚臞瘦腰帶  
減於舊然於祭輝德殿謁英陵雖甚寒暑未嘗暫廢誠孝出  
於天性上謂演等曰今年科舉乃是別例予欲不拘常數而  
取之文科會試則親講一經通者取之武科則步射二百四十  
步加三十步為二百七十步武經及經書通鑑小學中從自願  
親講一書粗通以上者取之何如僉曰四書三經中抽出二書  
試講一路一粗者取之為便若武科加三十步則太遠雖善射  
者未能力及宜仍舊且講武經一書經書中一書俱粗以上者取  
之為便然文武科鄉漢城試館試之數既多殿下安得一  
親講乎臣等以為文科則先試中場賦表終場策文計其分數  
定額取之然後親講經書武科則先試初場步射中場騎射弄  
槍擊毬亦計分數定額取之而後親講為便上曰文科通計



中終場分數取百人而講之俱略以上者取之武科步射加二十步爲二百六十步亦通計初中場分數取百人而講之俱粗以上者取之何如僉曰上教允當○諭平安道都體察使金宗瑞邊警寢息江水漸解且農務方興其沿邊各官依式防禦軍士外別遣軍士並皆罷遣使不失業○丁丑親傳社稷祭香祝○傳旨禮兵曹今辛未年文科會試中場賦表終場策問爲先試之取一百人抽出三經中一經及四書中一書親講俱略通以上者通計中終場分數取之不拘常額因人材多少臨時定額武科會試初場前此二百四十步加二十步中場騎射弄槍擊毬等材亦先試又取一百人後武經七書中自願一書四書五經通鑑中自願一書親講俱粗通以上者通考初中場分數亦不拘定額殿試則用布候騎射試取○傳旨禮曹曰吉祭諸執事受香後食肉祭後食膾肉近因祥月公虔不用肉故有是命○戊寅日暈○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以李邊爲中樞院副使金有溫禮曹叅議金連枝刑曹叅議朴以昌黃海道



都觀察使李補丁李石貞崔士庸僉知中樞院事崔恒司諫院  
左司諫大夫任孝仁右司諫大夫是日百官加資其有自願代  
授其父者聽○上曰樂天亭乃祖宗遊衍之所為子孫者所  
當敬守今攸司撤材木而用於他處官墻傾圯甚可痛惜自今  
雖不能更新其勿壞撤更加修葺○己卯取生負孫舜孝等一  
百人放榜于勤政殿庭○平安道都觀察使啓木道守令考滿  
者多一時適代則今當農月迎送有弊請待秋適差從之○  
吾都里萬戶童因豆等二人宗貞盛所遣無羅也卞老沙卞老  
愁桂等四人宗盛直所遣隣書記等三人早田彥八平茂持等  
三人三甫羅洒毛等二人來獻土物○辛巳右獻納宋慶儉啓  
曰前請李重李伯良之事上曰予更思之今請稟上旨  
上曰重不可罷黜當改除他職伯良事當議諸大臣慶儉又啓  
曰重事臣已聞命矣若伯良擅伐造船松木千餘條假稱營構  
國庫聞處置使點檢欲滅其迹令各戶民夫乘夜畢輸皆為人  
私用所犯皆是貪污雖經赦宥宜當罷黜○上從之○兵曹啓



受田牌甲兵必於二月十六日點閱是日乃世宗大王諱晨  
齋戒日犯罪人不可論罪今後以十八日點考從之○壬午

上謂承政院曰予欲擇堂上官及東西班各品諸軍士中善  
射人觀射其令兵曹選揀以聞○先是上命臨瀛大君璆制

火車其車上設架子挿置中神機箭一百箇或置四箭銃筒五  
十箇以火炷之連次而發自光化門至于西江挽車試之平坦

處則二人引之易行泥濘溝巷及平地有石稍高之處則二人  
引之一人推之高險處則二人引之二人推之其制度皆上

所指授上嘗幸慕華館放火試之至是命名河演皇甫仁南智  
鄭萃鄭甲孫安崇善等議曰火車本是禦敵之具然常時不用

則必為無用之物而自毀矣宜當無事時分授各司令轉輸雜  
物如有事變載火炮以禦敵可也京中及平壤安州等處定數

造作用之何如其議以聞僉曰似為便益京中五十令軍器監  
造之平安道義州安州咸吉道都節制使本營及吉州等處各

二十制造試之且講武時內四門外八門各以火車二兩把門



為便 上令議政府兵曹堂上軍器監提調三軍都鎮撫等同  
審火車放箭施為以聞○同知中樞院事趙克寬上言一沿邊  
各鎮境連賊路若非行城以我單弱軍卒勢難守之行城之築  
實國家之急務然一二年未易訖功各鎮之中穩城鍾城民居  
尤盛而皆茅舍如有火災人無避火之處城基須當開廣且兩  
邑壁城因年久頽圯頗多宜當及時修葺然數改築則其功不  
下石築之功一築石城則經久不毀請量居民多少增廣城基  
令本邑之民限二三年停行城之役築之一沿邊各鎮土地肥  
厚禾穀歲稔居民田稅外雜貢一皆蠲免而赴防之人各居其  
處無裹糧轉輸之弊唯鏡城以南各官有實民戶悉徙各鎮其  
留居之民憚於常徭逃入各鎮者相繼只以沿邊富庶之策未  
得刷還故各鎮漏挾丁口倍於元籍之數仁壽府尹金允壽曾  
為都節制使時謂臣曰刷此漏挾丁口付籍以代南道軍士赴  
防之數則南道之民稍得蘇息臣是其言而但恐避重就輕烏  
合之衆土著未久還急推刷則離心還逃未即以啓厥後南道各



官赴防軍士救弊之方夙夜思之他無可救之策臣以為各鎮居民之中自願充補取才者當以富實壯勇之人騎槍步射中一才入格者皆試取之授散官職付籍赴防以代南道赴防軍數每年隨其試取之數以除職其中仕日最多者當道甲士之中若有窠闕隨即移差給料則不過數年漏挾丁口自然見籍而南道之民可以息肩一吉州北面實當賊路密邇野人防禦亦緊前此都節制使屯兵之處自移營後迨今無邑城賊虜來往瞻視不嚴若知虛實而突入則民無所據且本州三遷而時治石城基址已定但以東北隅有水災停之州民欲於此處防水而畢築然地臺石及倉庫館舍造成之功不小三遷之民勞苦已至其水災可畏之處令石築防之仍於時治之處畢築如有未便改審他處造築石城以實防禦一咸興府乃本道要衝之地東有咸關嶺道路險阨真一夫當百之地且興王之地非他州郡之比宜設巨鎮以嚴賊虜瞻視前所築邑城低微館舍卑狹故自去年八月始改營之然事巨力微未易訖功本邑



居民限四五年除行城之後俟營造功畢邑城東南面從古城  
基造築一沿邊各鎮則既築行城設口子萬戶徙鏡城以南各  
官富實民戶實之故居民阜盛鏡城以南則存留民戶數少閑  
廣之地亦多其餘十三州不完固野人豈不謂內虛外實哉臣  
常不忘懷反覆思之咸興吉州外各州郡邑城則行城未訖勢  
難並築今計五鎮入居民戶之數而徙民實之俾墾閑田誠今  
日急務故臣嘗為觀察使時移書南道令各官計閑曠之地及  
五鎮入居民數未就見代今使本道監司磨勘啓聞令主掌官度  
其閑田之數以地窄民稠有實民戶移之於此以實內地以盡  
地利 上召河演皇甫仁南智鄭奉鄭甲孫安崇善與克寬  
議之僉議以為第一條二條三條四條俵上言施行第五條演  
崇善以為除他道入居令本道監司措置啓聞後更議仁智奉  
中孫以為他道人民入居之策鄭重不敢輕議 上曰入居事  
重今不舉行其餘皆從僉議 上謂演等曰各驛馬匹凋殘轉  
輸最難今聞七站吏平安道館夫等私作車用以輸使客輜重



予欲令本道效安東曲轅車造而用之何如演等對曰我國之地平易如上國則用車無難世宗朝亦令各驛用之道險難行故遂廢之今雖立法亦未能用若民間閭閻平易處今猶用之未聞站夫用以轉輸也上曰卿等議然矣上又謂曰別侍衛鄭護與妻同宿乘夜自縊卿等謂情涉曖昧棄而勿推為可且卿等前日亦謂金相告身還給亦可果何意也僉曰鄭護之事雖人命重事然屍無傷處且其家甚窄隣宇逼側又鄭護家奴亦在若有可疑之迹則其隣人及家奴豈不聞知又推覈時整無可疑之端况自古狂人有自縊者此事情狀甚為曖昧金相既犯當初非相服招而抵罪因親病來京邑吏以供億之需賫貨物置本家廊舍事覺憲府以金相自盜拷訊三次不服勒令抵罪以全觀之世宗時僕馱楊治明白犯賊而尚且蒙宥况相祖英烈為太宗佐命功臣以忠勲之裔且有武才可用今當大赦未蒙息澤何如上曰鄭護事可勿推金相告身亦宜還給○平安道都體察使金宗瑞以書啓曰凡事貴乎無



弊然事有不得已則豈計弊之有無如無不得已則弊之有無不可不慮平安道沿邊防禦緊急處各鎮大小將帥及守令軍官等伴人雖有作弊者不得已耳防禦不緊內地各官守令等伴人可無也而各有二三伴人恐有弊焉在前軍士皆擇有武才者充數儻有無才者徒費公廩又從而作弊况以閑良充差則其皆以有武才者充其數乎非市井無狀之徒必以胥吏就閑者充數矣然則徒有增兵之名反無其實又或假托官威侵漁於民弊生百端者終必有之此不可不慮也各官皆有品官子弟又有甲士從仕之輩守令若善撫之又能訓練此輩皆為精兵而能親上事長矣何待私伴而後能防禦乎臣愚所見如此

上命政府議之皆曰當初咸吉平安道各州郡守令軍官別遣之者因邊報緊急使守令等未得挈家之任以其衙祿供給使之防守也今州郡守令之妻悉令來秋還家而其軍官亦不革之兩費公廩實為不可請依所啓

上從之○諭平安道都體察使金宗瑞事變寢息江水亦解防禦稍歇義州築邑城



掘坑塹等事指授從事官卿宜上表所帶去軍官二十人一時  
上來則驛路煩弊分運送之○兵曹啓軍中坐作進退專以金  
鼓角聲而指揮之大中小角及錚聲未能及遠萬一行軍實為  
無用令各道營鎮使良工精巧造作其中擇聲高大中小角各  
一以送且唐錚聲清遠聞亦於京外私處及各營鎮廣求上送  
依其體制造之何如從之○倭護軍中尾彈正子三未仇羅

等三人來獻土物○禮曹啓英陵練祥禫祭攝事儀其日未

行事前獻官以下諸執事及守陵官各具其服練時表服祥時

灰色就外位謁者贊者先就拜位四拜訖各就位謁者引監察

典祀官及諸執事入就拜位謁者引獻官及守陵官入就拜位

立定贊者曰跪俯伏哭獻官以下跪俯伏哭贊者曰止哭興四

拜興平身獻官以下止哭興四拜興平身謁者引獻官以下以

次出謁者贊請易服獻官及守陵官監察以下諸執事俱易服

練時守陵官則以練布為冠去首經負版辟表蔽官以下練

布裏紗帽仍垂帶祥時深漆灰色圓領烏紗帽黑角帶白皮靴  
盥洗訖就外位謁者贊者及諸執事入就位謁者引

禫時黑色



監察典祀官入就位謁者引獻官及守陵官入就位贊者曰跪  
俯伏哭獻官及守陵官以下跪俯伏哭贊者曰止哭興平身獻  
官及守陵官以下止哭興平身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  
西向立執事者二人酌酒謁者引獻官詣靈座前北向立贊  
跪三上香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  
奠于靈座前又執事者以副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  
授執事者奠于王后神位前俯伏興少退北向跪大祝讀祝  
文訖獻官俯伏興平身謁者引降復位少頃謁者引獻官升自  
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二人酌酒謁者引獻官詣靈座  
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  
執事者奠于靈座前又執事者以副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  
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王后神位前俯伏興平身謁者引降復  
位少頃謁者引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贊者曰  
跪俯伏哭獻官以下跪俯伏哭贊者曰止哭興四拜興平身獻  
官以下止哭興四拜興平身謁者引獻官及守陵官出謁者引



監察典祀官及諸執事俱復拜位贊者曰四拜監察以下四拜  
訖謁者引監察以下出謁者贊者就拜位四拜而出陵直若非  
執事則位在典祀官之後監察之前○癸未霧日暈○江華府  
使奇質馳啓瑞山尹譔今月十三日夜以鐵釘刺其婢火其第  
而逃 上驚駭遣譔妻父上護軍金漑醫負吳尚信等尋覓治  
療○甲申日暈○ 上親祭于 輝德殿○江華府使奇質馳啓  
瑞山尹譔逃至府東鷺尾亭等處尋得之及還又以鐵釘刺其  
子傷之 上召議政府議之皆曰今欲移置他處更無其所莫  
若仍於本處固築家舍欄墻擇遣良醫費良藥多方治療又使  
誘掖令心氣和平為便 上曰僉議是矣朝夕之食自外供之  
凡用火一皆禁斷勿令與妻子同處僉曰供給禁火之事 上  
教誠然其妻不可遠離遠離則必忿恚而病益深矣宜處之旁  
近時時往見又令讓寧往見戒勅為便 從之遂以此意諭江  
華府使○禮曹啓練祭儀注以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撰定然諸  
祀序例凡大祀前期八日啓聞請齋戒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



日二日於正殿一日於齋殿行事執事官及從升者敬齋四日  
致齋三日二日於本司一日於齋所陪祭文武羣官守衛門者  
俱清齋一宿今練祭儀注齋戒依大祀例改正且大祥禫祭亦  
依此例從之○乙酉 上齋宿于 輝德殿齋室○命遣內醫  
趙興周于江華治譥疾○宗盛直所遣隣書記等三人宗貞盛  
所遣無羅也乍老沙乍老愁桂等四人早田彥八平茂持等三  
人三浦羅洒毛等二人中尾彈正子三未仇羅等三人進香于  
輝德殿○左副承旨李崇之啓黃金荷葉綠盡費於畫佛及  
津寬寺丹雘所餘無幾此等物非本國所產倘有所用處則將  
如之何都承旨李季旬又啓曰 殿下於 宗廟及文昭永寧  
殿尚不著彩其於佛宇何用彩飾○丙戌 上行練祭于 輝  
德殿宗親及百官奉慰如儀○議政府啓平安道江東縣歲在  
乙卯部民郭萬興歐守令時人吏環視不救罪惡無異萬興降  
為三登屬縣其時人吏皆蒙宥萬興三父子曾破家黜鄉既已  
懲惡况本縣自定寧經由价川順川直至谷山遂安要衝之地



宜當設關置守以扼賊路以一時懲惡永為屬縣棄要害之處  
實為未便復立何如從之○遣左副承旨李崇之于大慈庵監  
設佛事自甲申日為世宗大設道場追薦冥福僧徒一百有  
八施衣鉢五日而罷命承旨輪日往監其事○丁亥日暈○視  
事左獻納金震知啓成均學正孫孝文纔登科第輒棄糟糠之  
妻情行薄惡所當懲戒然已遇赦不可科罪請罷黜以厲士風  
况學正學錄非常員也如此薄行之人署經告身甚為不可大  
司憲安完慶亦力言之上顧左議政皇甫仁曰此事何如仁  
曰臺諫之言然矣上從之上曰予欲出坊里民分主京城  
無事時巡審修理有事則登城守陴何如仁對曰此法雖立民必憚  
之勢不行也上曰不然如有頽圯隨壞告官不是使自修築  
何憚之有仁曰試可乃已上又問仁曰黃海道體察使鄭萃  
啓請鹿角非長久之計欲築土為城卿意何如對曰凡城堡用  
石為上然功重難辦築土為良仁出上謂左承旨鄭而漢曰  
鍾城穩城邑城石築功役難易何如而漢對曰辛酉年春新



設穩城于多溫平邑城周回一萬尺移設鍾城于數州江邊邑城周回八千尺其時人皆云城基太廣然不數年間人物阜盛兩府邑城內皆為窄狹且穩城無石只以本府民築之則功未易就鍾城雖有石然產處遠而產又不多功役亦難若築兩府之城則須并五鎮旁近各郡之民連數年築之庶可成矣上曰若停行城只築邑城則人必謂永停行城之役矣行城須當畢築然穩鍾邑城姑於今秋先築待功訖畢築行城何如其與皇甫仁議其便否以啓仁曰行城自穩城鍾城至于會寧西而止其西即賊路要害也此處行城及穩鍾邑城今秋分軍築之為便然除行城只築兩府邑城亦無妨焉斷自聖心上曰今秋視農事豐歉予將因時處之○輪對御經筵○司憲府啓續典及謄錄撰定後自癸丑正月至庚午年世宗朝十八年間傳旨及受教嘉謨善政永為遵守之事甚多而難於一時常行之事文籍汗漫大小臣民未能周知奉行官吏眩於考閱勢難舉行良法美意漸至廢墜不可不慮請依舊典撰集廣布從



之○中樞院副使朴煥上言曰風水學之議其不逼山根隔遠人家毋令撤去今星州胎峯則峯下左腋法林寺在山根最近若民居則聚居一處在法林寺下相距隔遠家畜無由踐踏又倘有民家失火須歷法林寺後峯然後延及胎峯此則愚臣獨見更無見者傷民重事恐勞 聖慮不能舍嘿再瀆 天聰實非小臣自求要譽之計誠欲德洽窮民俾無一夫一婦不獲其所云爾諒臣愚衷勿疑施行○戊子視事大司憲安完慶請還收宋瓊告身 上曰未推而蒙宥故還給之○御經筵講罷副檢討官李芮啓宋制十五舉不中者許出身高麗十舉不中者亦許脫麻我朝亦設恩賜科至會試有自願人於三場中一場者許出身在戊午年姜孟孫所製殿策甚佳 世宗欲入正科以無古制遂不果自是命罷恩賜科今有皓首讀書而終未出身者多請復設恩賜以暢老儒之志 上曰予將議之○遣司譯院判官李裕德解送被擄唐人高貴等一十二名于遼東○傳旨宗簿寺令小祥已過和義君瓔桂陽君璿義昌君玘漢南



君瑜密城君琛壽春君瑤翼現君瑾皆令赴學○已丑視事上  
曰今都城修築何時畢工乎左承旨鄭而漢對曰其修築功役  
易就且修築皆用大石其堅牢勝於舊城上曰人力匪輕宜  
令速築上謂諸承旨曰古者五品以上皆許輪對今但以四  
品以上許參輪對非所以廣言路也予欲五六品亦許輪對其  
與政府詳議以啓上又曰恩賜及第之法世宗時已革更  
難議擬若正科外有分數多者特加叙用以勸後學可矣有烈  
女之後上言曰忠臣孝子之後則皆蒙褒叙獨烈女之裔未得  
見用今適百官加資異蒙恩渥上曰忠臣孝子烈女俱為三  
綱重事雖無舊例宜皆用之其下禮曹詳議以啓○輪對御經  
筵○議政府啓曰忌月之法禮文所無當初上以為為先  
王故未敢固請今已過忌日且經大病之後不可久闕肉膳  
上曰初欲限今月且餘十許日何敢食之○御序賢亭觀東西  
班各品射侯及騎射掌令申叔舟嘗於視事啓曰我國卿士皆  
習詩書禮樂之教天下稱為文明之地今殿下日引軍士習



射羣下慕效士夫大不治其事日以射侯為事恐此風一起不可復改 上優納之○議政府兵曹堂上三軍都鎮撫軍器監提調等會慕華館觀火車放箭之狀提調李思任以諸臣之議來啓曰火箭制度甚為便益但火車左右連綴防牌以為放火人藏身之所神器箭架子及箭穴飾以鐵以防火災何如即令思任依所啓製造○議政府據黃海道都體察使鄭恭啓本啓曰黃海道谷山以下遂安瑞興鳳山黃州等行城可防築處計七十餘里請塞遂安防垣除置軍以遂安郡事兼僉節制使糾察遂安以上行城小堡若黃州棘城則本道五鎮之中量其緩急罷一鎮屬以旁近黃州鳳山之軍并兩官守城軍分二番防守擇有武略人以棘城節制使兼黃州牧使糾察瑞興以下行城少堡如有緩急以道內軍人分屬各處石堡仍巡行點檢守禦且棘城近處多膏腴地請置屯田今當番鎮軍守城軍耕治多蓄糧餉以備不虞 從之○庚寅視事輪對御經筵同知經筵事安完慶啓曰臣累瀆 上聽心實惶恐佛氏之不足信歷



代聖賢所嘗極論 上已悉鑑矣臣願停斷佛事 上曰卿以予為惑於佛指何等事歟完慶啓曰臣非以 上為惑於佛也禁用真彩載在六典津寬寺丹青全用金銀真彩甚為未便願勿用真彩且津寬水陸社既已營構奈何經年而未罷乎願停是役 上曰官寺則雖用真彩可也故予不禁然比諸佛堂與大慈庵則減矣水陸社雖已成無僧徒寓舍之處故不得已改營耳非為壯麗觀羨也亦非崇信浮屠而為之也○御序賢亭觀司僕寺官射侯○右叅贊安崇善啓曰近日請進肉膳再三未得蒙允今日諸老臣等使小臣再請忌月之法我國 列聖無有行之 上雖春秋鼎盛然經大病大喪且有 先王遺教臣等會請之再三而不允今忌日已過請俯從臣等之望 上曰禮當行三年喪以存 先王遺教未敢行之忌月世俗之事且今餘日幾何崇善更啓曰帝王之喪達節而不居朱文公亦曰羸億恐成疾者小加肉汁此尚指初喪而言今喪已踰年况上向謁 英陵都人士女皆謂天顏非復昔日諸臣聞之不勝



驚駭今臣敢請期於蒙允而後已。上曰事若可聽雖不至再  
固當從矣。今月但餘十日其間雖不食肉豈生病乎。○右贊成  
鄭萃啓曰今以金淳為星州牧使淳專任下三道築城之事請  
改差從之。○倭孔古老等二人來獻土物。○初同知中樞院  
事金自雍昵愛妓妾玉生香贖其身黜嫡妻司憲府劾啓雖經  
赦宥不得追理請令復合正妻玉生香還配本役。上令議政  
府議之皆云可從憲府所啓。上曰予聞自雍於嫡室無子妓  
妾有子何至還配本役乎執義申叔舟啓曰自雍家事一委玉  
生香薄待嫡室其失道無比雖使嫡室復合必不和好請離玉  
生香還本役。上曰自雍因無子作妾且事在赦前何必追論  
不允。○辛卯視事輪對。○御序賢亭令東西班各品成衆官善  
射人及內禁衛試騎步射。上樂觀射或與宗親及宦侍親射  
○上聞承政院諸承旨射侯各賜弓一仍謂曰儒生皆不好弓  
夫今聞汝等射予心喜之自是政院射侯無虛日諸宦寺亦爭  
射於闕內憲府聞而欲諫議不一乃止承旨亦與宦者一二人



爭射戲謔時議非之○傳旨禮曹前此四品以上輪對自今東  
班六品以上亦令輪對永為恒式初世宗立四品以上輪對  
之法上即位襲舊制至是尚慮下情有所未達且欲悉聞官  
府民間之弊仍察大小朝官賢否特立此制○大護軍鄭孝康  
上言曰鹽田以牛耕治雜以便旋煮鹽必不精潔祭享及供上豆  
腐用此水未便請用酸水上請諸承旨曰合豆腐用何水或云  
用鹽之融液者或云海水未知孰是李季甸等對曰用鹽之融  
液俗謂良水上曰良水不潔不可用於造豆腐孝康無才行  
酷好佛道為媒進之階其言多類此○壬辰兵曹啓曰各道節  
制使監司守令等軍士甲兵馬匹曾不措置檢舉近當治兵之  
時謀免罪責差人督促勒賣奴婢土田農牛怨咨者或有之雖  
已經赦宥不可論罪然其所賣土田奴婢農牛許從自願還本  
主其甲兵馬匹待秋閒暇時徐徐預備若監司節制使守令視  
為文具如舊陵夷檢覈者請罷黜從之○諭諸道觀察使曰各  
浦船軍不以旁近隸屬其道里遙隔來往之間動經旬月羸糧



之弊亦且不貲。令各浦旁近居民推移換定。何如其與都節制使水軍處置使訪問便否。商摧以啓。○諭慶尚道觀察使李仁絲社倉之設。誠為有利。今依知大丘郡事李甫欽措置行之。則可以無弊。如不得人。必有弊。難行。其舉行便否。廣詢各官守令。如有曰可行者。其社倉設置試驗。可當郡縣磨勘。并啓。○甲午日暈。○台判中樞院事李藏。知中樞院事洪約。中樞院事金孝誠。同知中樞院事金自雍。河漢工曹叅判朴好問。前同知中樞院事李震僉。知中樞院事李宗睦。行上護軍申貴判軍器監事韓瑞龍。訓練觀使潘孝孫。知訓練觀事全仲海。軍器監正金繼善。大護軍李士平。鄭居孝。孫蕃守。大護軍李場。護軍朴成栢。戶曹正郎崔汝揖。行司直宋萬達。司直金玉謙。行司正鄭種等。傳教曰。咸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嘗曰。環刀體制。長短不齊。其議便否。急遽之間。用之為便。今軍器監環刀體制。長短不齊。其議便否。以啓。僉議曰。馬兵所用環刀。長一尺六寸。廣七分。步卒則長一尺七寸三分。廣七分。為便。洪約韓瑞龍曰。長廣體制。臣亦同僉。



議但柄長馬兵則一拳三指步兵則二拳為便金孝誠曰人力強弱不同故體制不可一樣鑄之必須長短不一使強弱隨力用之為便 上曰自今軍器監造環刀長一尺七寸三分廣七分又長一尺六寸廣七分以為恒式○上親製諭京畿觀察使朴仲林曰予嘗考驗時雨之節蓋正月有解凍之雨二月有開發草木之雨三月有播種之雨四月有立苗之雨其間雖有大小遲速之不齊未嘗有專失其期之歲苟能趁時以盡人事則雖日期可必也以前年農事言之三月八日雨洽至十八日四月節入二十一日又雨若於是雨之前畢播種則及此雨而盡立苗矣專以穀種不足既失此期又觀察使請穀種在三月十七日故至於四月晦日大雨之前猶不立苗者過半是故去年雨水周足而秋稔不稱大抵勸農之法於正二月內以其年分之上下民戶之貧富計之種子足不足備盡布置於三月內若遇好雨則急速播種無失其期三月播種則四月內必盡立苗四月立苗則六月始秀六月始秀則未及八月已堅熟矣今聞



勸農者不計時候早晚雨水周足種子有無督令播種則民或  
虛耕載水而實不播種者多有之及其立苗之期雖知其詐已  
不及矣故勸農者不必於播種之時督之當於立苗之時察而  
責之于於四月望後將使人審其立苗之早晚卿其知悉無弊  
勸農○丙甲 上不豫議政府使舍人問安 上曰曾有痔證  
稍發然已少愈矣○上謂承政院曰予嘗命令經筵官進講經  
書有疑處當討論講究無隱以陳今不如是承政院其更諭經  
筵官○復以黃海道海州為觀察使營以黃州牧使兼棘城節  
制使○上慮都城修築軍人冒寒成疾賜酒四十五瓶○丁酉  
上謂承政院曰前府尹柳漢 太宗元從功臣且年過八十退  
老子鄉今來賀誥命予欲慰悅之當何如而可諸承旨對曰今  
賜酒肉及還鄉時又賜衣服為便 上從之遣注書賜酒肉于  
其弟及還賜衣一領○掌今羅洪緒啓曰近日以成均司成金  
淳為星州牧使尋以軍器判事韓瑞龍代之未幾又命改除隨  
所啓請輒命改之甚為不可 上曰汝言是矣皆不得已而改



之豈有他意歟洪緒又啓曰臣等聞皆因大臣所啓而改之然築城及軍器等事不必此輩而後能成若此則各司提調等將效此為之况瑞龍為軍器監不過二月有何治效而不可外補乎請勿改差 上不允自 世宗時朝士皆憚外寄若有名望者補外則其提調若堂上欲庇之啓某也專掌某官事務不宜外補力請不已若除京官清要之職則未嘗請也其弊至今未已今淳嘗為都體察使鄭奉從事官奉請之得免瑞龍軍器提調李思任近親也思任啓瑞龍專掌本監事務請久任責成時上留意武備故從之憲府深知其然力爭竟未蒙允○倭護軍藤影繼等三人宗貞盛所遣馬多時羅等二人來獻土物○戊戌正朝使趙石岡副使成勝管狎使李純之等回自京師○右獻納宋處儉啓曰近日星州牧使初擬金淳尋以築城從事官而改之又擬韓瑞龍又以軍器事緊而改之金淳改差之時臣等意謂淳專任築城重事不可補外故未敢請若瑞龍則授本職日淺有何關係而又改之乎若此實緣得遂其計則依阿大



臣之風不止矣請於二人之中還差遣之庶合大體 上曰阿  
附大臣之言誠是然予初非不知此弊而改之大臣言之初既  
許諾尋復改之可乎屢儉又啓曰各司官吏或外補或出使其  
司提調毋得擅便請留之法已立今 上以為既諾大臣故不  
可從也夫銓曹初除此等人者亦皆大臣也况兼銓曹者乃政  
府大臣乎又况前日池淨潘孝孫皆以軍器判事遶代略無爭  
之者夫重內輕外人情之常官高者則皆厭外任今此人等比  
依附大臣得免是於大體何 上不允屢儉又啓曰已成之典  
雖人主不得擅改大臣暗毀成法固為不可况築城軍器等事  
何必此人而後可為哉 上曰曩命皇甫仁專掌軍器之事仁  
請之子已許諾予之待仁與他提調有間亦豈拘於此法乎然  
當初請改之時予據法不從則善矣今已諾又從而改之可乎  
汝言雖善然予未能從之○已亥 上謂承政院曰今年科舉  
乃別例之事文科則已矣武科觀試講經依會試例只講二書  
又從自願何如皆曰 上教是矣然外方鄉試已畢京外有異



似為未便 上曰雖鄉試已畢訓練觀試則如此試講為可遂  
傳旨兵曹今辛未年武科觀試依會試例四書五經通鑑小學  
中自願一書武經七書中自願一書試講俱粗通以上者取之  
○三月庚子朔對馬島護軍藤影繼孔古老等進香于輝德  
殿○辛丑雷電以雨震盤石坊民家槐樹○壬寅下教刑曹曰  
刑獄之設固非得已而縲紲之間易致冤枉故歷代願治之主  
莫不以獄訟淹滯為戒唐立三限之法大事之限大理三十五  
日刑部三十日共六十五日以此而降至宋太宗又為之法而  
嚴其督課無非為滯獄之致冤也惟我 祖宗咸以明德慎罰  
為先務逮我 皇考世宗好生之德出於至誠屢下恤刑之教  
告諭中外丁寧諄切參據古典亦定三限載在續典大凡事干  
死罪辭證在三十日程者為大事事干徒流辭證在二十日程  
者為中事事干笞杖辭證在十日程者為小事大事限九十日  
中事限六十日小事限三十日事無大小辭證在境內形迹明  
著者不過十日其易者亦不過三日其有形迹難明辭證牽連



不得已過限者具由以聞且於季月監獄慮囚輕罪則出放之  
如有淹滯委憲司糾察今觀唐之立限寬於宋制我國之法視  
唐尤為寬矣過限者常多何哉夫聽獄貴於審覆固未可求速  
誠能盡其心力三限日月亦已足矣近年以來為臬司者不能  
仰體至意尚有因循或失於明清或短於裁決初非曖昧可疑  
之事而例以不緊節目往來推考不即斷遣遂使無知小民一  
遭捕繫動隔炎涼甚者幾至十年飢寒疾病因而瘦死者多之  
且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一夫在獄舉室廢業傷和有災孰甚於  
此皇考為此憫然常欲作戒申布中外而奄爾賓天可勝痛  
哉予以寡昧嗣守丕基恐不克承先志以傷吾民夙夜祇懼若  
墜淵谷嘗聞一人向隅滿堂不樂四境之內皆為卧榻之側一  
夫不獲罪實在予凡爾典法亦皆先王之舊臣其可不體  
先王之意以誤無告之民乎繼自今恪慎乃職務遵成憲凡有  
推讞毋或稽遲使獄無幽枉之冤民被生成之澤用無負寡人  
祇承欽恤之意惟爾刑曹體予至懷布告中外○通事金璉以



書啓曰臣赴京問燔造石灰之法取土中黑青石積釜內燒三  
日夜其色白石性柔者尤白及其用也以水注之即化為石灰  
隨其釜之大小取一百石或七八十石或三十餘石釜之狀與  
本國燔甄之釜同又到通州有單造船隻者臣問之答云舩之  
罅隙用熟麻填塞之又以石灰和桐油塗之無桐油則魚油麻  
油亦可若甲造船則通州水淺故無造者即下所啓之書于修  
城典舩色○召知中樞院事洪約僉知中樞院事趙由禮議苑  
囿可革之處約等啓伊川川外諸山皆可革也 上從之○癸  
卯命注書賜香醞魚肉于知中樞院事田興興嘗致仕居外至  
是為賀誥命而來○命兵曹還給向化人王也叱大職牒○都  
承旨李季甸等啓頃者司諫院啓云津寬水陸社營繕已訖而  
幹事僧覺頓又因貢物代納乘駟而去有何不足之事而然歟  
上答以覺頓之事有司欲之予所未知也臣等以為今使覺  
頓乘駟橫行州郡則諫官必將疏請矣貢物之價已曾詳定無  
所加減若本院奉旨馳書于各道監司則監司守令自當盡心



收納矣何必覺頓。上即命停之。○甲辰戶曹啓別窰歸厚所  
校書館所代納各官吐木燒木請許津寬水陸社幹事僧代納  
以補役夫之糧。上從之。○薩隅日三州太守源貴久遣使來  
獻土物回賜綿布二千三百九十四匹。○故代言尹須外孫柳  
條等上言臣等緣外祖母趙氏失行不獲赴舉今不忠不孝者  
之外孫亦皆赴舉乞許臣等赴試不允。○乙巳視事輪對御經  
筵。○安胎使禮曹判書許詡還啓今已移安東宮胎室于星州  
伽佛山定其四域東南各九千六百步西九千五百九十步北  
四百七十步為之立標又定品官李孝真等八人百姓金道者  
等六人使之守護。○傳旨戶曹曰平安道右道都節制使李昇  
平家貧妻亡且久勞于外其除衙祿依下三道節制使例給祿  
○左承旨鄭而漢啓鄭麟趾語臣云。聖上歷觀經史博通古  
今何必待經筵官講明乎然必引見知經筵以下者非徒為講  
論經史欲接見大臣相與講論治道也三公之職論道經邦今  
須經筵獨不參侍講不可也臣亦以麟趾之言為然。上嘉納。



之領經筵入叅經筵自此始○命兵曹還給黃良繼等職牒○  
丙午大雷電兩雹○視事輪對○賜讓寧大君禔馬一匹以其  
嫁妻女也○軍器監提調李思任啓今造火車之制不可加減  
若於左右連設彭排則似未輕便請勿連設 從之○傳教議  
政府曰欲於谷山遂安黃州等官各造火車二十兩何如僉曰  
臣等前此議以為平壤赫邊方不必造火車况谷山遂安黃州  
乃內地乎賊若得至遂安等處則特舉一國之衆而禦之如此  
則火車猶可及造請停之 上謂左承旨鄭而漢曰火車乃予  
所創無乃諸大臣知其不可而有此議乎而漢啓前日臣聞政  
府之議皆曰火車甚有益儻有緩急以此禦之誰敢當哉傳旨  
兵曹曰火車不可不造京中則令軍器監造五十兩平安道安  
州義州咸吉道吉州及都節制使本營則遣車匠各造二十兩  
忠清道觀察使啓各官國庫多蓄豆麥但拘立法不得給民  
遂至紅腐無用請給農民以為口食至秋成聽以稻粟米豆隨  
宜償納 上從之遂命他道亦依此例○丁未視事輪對御經



造○吏曹啓京中各司則每事必僉議然後行之若外方守令則  
專制一邑庶務之決揔在一身須擇人差遣前者除金淳為星  
州牧使尋以築城從事官而改之星州一道巨邑也人物之  
繁非他州郡之比誠不可不遣賢良且南道築城易於兩界何  
必淳乎况淳本集賢儒生安知築城之事宜於守令而不合築  
城請勿遞差 上不允○差司譯院直長任效連管押被虜唐  
人易良能等五名解送遼東○戊申視事輪對御經筵○御序  
賢亭觀射賜中多者弓劍○兵曹叅判黃守身啓今之軍士纔  
學武藝入仕之後不復練習由是驍勇之士不出至有無馬者  
以其不立考察之法故也請立損到之法以勵之 上曰給入  
內能射者別到則人爭鍊才自有驍勇之士矣損到之法不可  
立也○己酉視事○御序賢亭觀射賜中多者弓矢○議政府據  
吏曹呈啓大小祭獻官或於落點後散齋致齋之日以不緊事  
故啓達改差未便請落點之後除衆所共知父母及自己疾病  
外其餘事故毋得啓達 上從之○命給平安道茂昌郡居民



農牛二十三頭○庚戌視事○御序賢亭觀堂上官以上射侯  
○辛亥視事輪對御經筵時有石佛埋棄藁荒間僧得之詭語  
人曰夢有佛告我云我埋在某地幾年汝若尊現我我將福汝  
我果尋得之人聞而異之轉相誑惑賈米穀至集競以所欲書願  
狀祈禱至有淫婦厭勝其夫者或良家婦女薦米祈嗣僧手自  
捻米納婦女懷中曰佛賜子也於是僧月得米數石油數斗同知  
經筵安完慶啓洪濟院前有石佛埋土中有僧希坦者立之詭以  
為靈異都中士女競趨雲集立願祈禱請撤去今為石佛崇信  
尚然近郊諸山婦女上寺者不知幾人宜當糾摘然世宗所  
禁不可行也石佛則可瘞之以止邪說之興完慶又啓大抵進  
用人才思出於上貴乎秘密今京外薦舉書御覽後下承政院  
承政院則朝士所萃故人皆知某也為我之舉主遂至息權下  
移有違大體請內而不出上曰薦書汗漫難記故命承政院  
抄錄以啓卿言然矣予當秘之傳教承政院曰移置石佛于山  
寺何如僉曰宜還瘞之上從之命召司憲掌令羅洪緒令瘞



之既而傳教承政院曰惠嬪請云妾亦僧也今聞瘞石佛於心未安願以賜妾其語憲府勿瘞之洪緒聞命不更請又不議同僚即遣臺卒掘出之翼日移病同僚亦不更請後惠嬪迎置所居併堂甚加禮敬奉供益勤○同副承旨姜孟卿啓今輪對之法東班六品皆得入對西班牙則雖上大護軍未得參焉知刑曹事以上護軍兼差故未與輪對祇堂上官故又未參朝啓都官最是事劇豈無不得已親啓之事乎請參朝啓與輪對上曰自今但許參輪對○平安道都體察使金宗瑞據義州牧使朴柳星呈啓本州及沿邊各官本無船軍歲壬戌移設定寧縣于本州割定寧之地屬本州其地有船軍十五戶尚仍舊立番故本州防守正軍甚少請依沿邊各官例以其船軍移定內地各官又入朝大小使臣迎護送炊飯牽馬等軍各官不及期盡遣則本州不得已以正軍代之馬匹困弊因此有馬者鮮小其弊無窮請自今監司節制使預定期限毋令闕到達者糾理又本州設土官西班牙各品三十四每三年一次受遠兒職然其數不



多本朝及上國使臣之徃來不能支持勞苦倍多請加土官六十六令吏兵曹東班三十西班七十詳定品級叙用且內地居民之為土官者厭邊邑差役多苦皆投屬平壤寧邊兩府請自今兩府土官皆於本府受初職然後方許移差則土官自盛矣又中國使臣及遼東人到本州見鄉通事譯學生徒等無衣冠相與譏笑請別設通事遞兒職令著紗帽品帶以尊瞻視又中國人見鄉吏俯伏之禮亦笑之請自今除俯伏依平壤例解文字者稱知印主事不解者稱校尉知印者有角頭巾主事者無角頭巾以除鄉風又本朝及上國使臣或並至累日留連則本州數小奴婢連番立役不勝其苦漸至逃散請給各官散居各司奴婢三百口以實邊邑又本州不產席子與紙地故並於下三道遣人買賣人馬俱困轉輸甚難請令各驛給馬以便徃來命下政府議之僉議啓一道之人須經義州受職然後方許差平壤寧邊土官則兩府土官九品徒為虛位且盡令南道各官之人從仕義州亦為未便但嘉山以北各官人並於義州從仕平壤



數外濫入知印主事五尉時波赤內安州以北人亦令量移義州計其仕日多少每當都目於平壤土官之數和曾叙用為便天下萬方之俗各自不同我國鄉吏俯伏之禮尊卑之分至嚴實為美俗雖中國人笑之亦非可恥不宜輕變舊俗紙地席子貿易人給馬則於義州富盛之策別無補益亦宜仍舊加給奴婢則令刑曹移文本道審知各司奴婢之數然後更議其餘皆從所啓施行 上從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正統七年受教節該獄囚庇護之方既具令甲猶慮未至屢降德音務令矜恤然而近年以來外方獄囚殞亡者相繼竊疑典守官吏陞黜之法未立故怠於奉行而然也願自今如有死者監司精加按驗其或拷訊違制飢寒切迫醫治不謹而致之者其守令須即科罪羅黜若事涉曖昧不得決案而一年二人以上致死者至殿最時憑考施行且義禁府典獄署罪囚有致死者令憲府推覈京外掌獄吏率亦依吏典為首條論之立法如此而中外官吏不體欽恤之意視為文具廢閣不行實為不可宜更申明舉行但



前項教書只言二人以上致死者殿最時憑考施行不言貶黜  
節目因此現受罪責者鮮少請自今一年內死囚二三人輕罪  
囚二人致死者雖堪為上等置諸中等死囚四人輕罪囚三人  
以上致死者置之下等其死囚之數并錄于七事啓本以憑後  
考 上從之○御序賢亭觀射○壬子視事輪對御經筵○左  
贊成金宗瑞回自平安道 上引見○御序賢亭觀軍士騎步  
射給到有差○向化人金逸進雌黃十一斤命給綿布五十匹  
○都人賈米穀就洪濟院石佛祈禱者日以千數禮曹據西活  
人院呈欲以所收米穀為汗蒸軍人供給之費憲府聞之劾當  
該正郎黃孝源曰以有識文臣聞如此恠誕之事而不禁反名  
之曰彌勒堂欲以所收米穀用於公處此何義也孝源答云禁  
非正風非本曹所任指憲府而言也憲府引嫌不仕命就職畢  
劾孝源以啓○司諫院啓既命埋石佛尋復止之今又移之恐  
無知之人誠以為靈異崇信必倍於前請復埋之或投水中以  
絕邪妄之源傳教曰非我崇信也重違惠嬪之請耳移置之後



有祈禱者則言之子其處置司憲府啓今命臣等就職且劾孝  
源以啓石佛之恠誕莫甚臣等晚聞之未及防禁此實臣等之  
罪孝源之言當矣然本府彈糾庶司實人主耳目而孝源亦以  
這官早知而不禁今因劾問獨以臣等為非臣等之不禁已為  
不可又聽孝源之誚豈可安然就職復劾此人乎 上曰毋嫌  
就職傳教承政院曰石佛事臺諫爭言之小民必以我為崇信  
矣予若崇信則當初安有埋置之命乎惠嬪請勿埋之予已應  
諾故有此命耳若更抗疏則無知之民尤以我為佞佛矣其諭  
臺諫勿復來啓○命召右贊成鄭孝議金宗瑞所啓懸門便否  
奉啓今見懸門體制固為善矣但其體重大須待百餘人之力  
乃可開閉賊若乘間踰城突入則倉皇之際未易及見及開殺  
虜必矣苟能堅守其城雖無懸門賊豈能飛入乎臣意以為不  
可 上曰予亦以為不可然待通事崔淪康文寶等賫中朝懸  
門體制而來更議之○癸丑議政府據平安道都體察使金宗  
瑞啓本啓三和縣虎島露積之穀揔十萬八千餘石皆由險遠



海路艱苦轉運者也其蓋覆藩籬並皆虧踈且因雨漏地潤腐朽無用或致欠損其轉運使及從事官差使負監司首領官請勿論赦前後推劾以懲不能布置之罪命憲府推劾遣成均司成金淳審視改積其欠損者則分徵于教差官監考色吏看守人等○甲寅 上詣輝德殿行望祭○御經筵○咸吉道觀察使金文起通書于都承旨李季旬曰本道習俗專尚武藝不事文學咸興府乃興王之地一道之根本也而曾不擇遣教官故蒙養不正文士罕出誠為未便若現任文臣則皆憚遠路冷官窺免前正郎閔孝悅素有才學被譴不敘今已久矣且其所犯情理可恕士林共知之本府訓導今已箇滿孝悅若得代差必喜叙用甘心赴任動於教誨矣啓下政府議之領議政河演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左贊成金宗瑞右贊成鄭奉右叅贊安崇善以為孝悅之罪情實可矜然既拘不叙之典今因文起私書而除授則恐將來之弊不可遏矣左叅贊鄭甲孫以為凡官爵不得私請自占且毋得私通書信用人已有著令今



文起私薦孝悅豈不聽孝悅之請而然歟今若從之則被遣者  
皆將阿附大臣得遂其欲臣願令攸司推覈傳教曰勿令除授  
○御序賢亭觀射○以朴以昌為中樞院副使申自謹行僉知  
中樞院事潘孝孫僉知中樞院使兼黃州牧使朴薑黃海道都  
觀察使兼兵馬都節制使判海州牧使○司諫院啓李賢老曾  
犯重罪不宜復用前既給告身今又加資除副司直安至善本  
是通事專以貿易為生與販賣之徒無異今授長興庫使使乃  
一司之長而至善得拜請皆改差不允賢老心志謫詐利口薄  
行無狀小人也自少假名儒士以詩賦阿附安平大君瑢實緣  
佞諛得幸於宗室貴近遂知名當世自以為才兼文武將相之  
器敢肆驕氣凌蔑英豪士林爭非笑之有人作詩譏之曰南方  
新地利北道大將軍曾為兵曹正郎賣官取貨恣行不法事覺  
攸司論以賊吏○護軍金承珪上言臣丁母憂居廬墓側緣老  
父赴征命臣從軍初以行陣之間追援老父為幸汲汲而行未  
幾特加爵祿又陞資級臣之父子相携感泣脫有緩急至死圖



報然今邊警稍息老父還京臣欲復喪終制以畢志願伏望停  
臣職事以全忠孝 從之○知中樞院事尹重富卒重富慶州  
人也其兄鳳以宦者入中朝有寵我國之奏除歲貢金銀也鳳  
頗有力以故國家用重富不次因鳳之請遣重富赴京者數鳳  
厚贈與以資產業及重富陞二品鳳每見我國使臣請入遣國  
家者以內史之親不可為使卒不遣鳳頗怨之謂我國曰小魚  
多骨鳳以重富子吉生為養子以故吉生亦數入朝鳳嘗奉詔  
而來 上特陞重富資憲慰之至是卒例賜賻謚靖平柔直考  
終靖治而無眚平○乙卯輪對御經筵○傳旨尚瑞司曰自今  
事大文書及野人官教用大寶凡干除授用施命之寶○議政府  
據禮曹呈啓教導陳趾以其祖母改嫁賤人不得赴試今因上  
書考其本末趾欲減迹憲府所嘗按劾之書割取不納事涉疑  
似請停舉 從之○平安道都體察使啓今考江東縣人民所  
願立本縣便否合三登江東兩縣戶數而計之民戶共七百二  
十八鄉戶四十三官奴婢四十一口若於兩縣各置守宰則民



吏奴婢之數并皆不敷勢分力弱仍為一縣庶為便益但三登時排處偏在一隅距江東遙隔故江東人民往來有弊臣今親審兩縣中央可設邑城處有古畛基之地閑曠山水氣聚西距平壤東距成川南距祥原北距慈山道路適均迎送無弊兩縣人民往來亦便且為价啟慈順賊路交會宜置關防若移設三登縣于此撤兩縣公廨材瓦以造官客舍待本道民力蘇息以築邑城仍取三登江東兩邑之號稱為三江則非惟民心兩便耳同力守禦勢不孤單實為便益命下吏曹○丙辰視事輪對御經筵○臨津縣監申繼姓辭 上引見曰往敬乃職京畿密邇若之勤怠予將易聞○戶曹啓蠶室養蠶之桑曾令各司於菜田各種一百條桑木稀少未能一時栽種請令各司擇膏腴之地各種桑椹一斗待其條達移種菜田計條置簿每當歲抄移文本曹本曹據此糾理 從之○議政府據苑囿提調上言啓各道講武場內京畿砥平縣諸山朔寧郡平峴紫峴懸壁歧將軍寺山連川縣齋宮山馬末歧牙峴山江原道淮陽府自上



愁非山軋者介山至于嵐谷地境下愁非山所山外邊古里洞  
山蔽田峴山長豆等天寶寺洞左右邊仇耳洞峴山利山夏池  
無乙波峴山左右邊猪串峴末訖川陽每也之惡耳山川村豆  
等岨岨峴檻峴山狼川縣諸山金城縣諸山原州覺林寺等處  
山江陵府大和等處葑巖山池豆等山大德巖山仇短山榆樹  
山洪川縣金勿山神堂峴等處甘勿岳八峯山等處蛇峴山春  
川府松押山金化縣資燈山遠山德岨山述皮山車站山蠶里  
山吐耳洞山小栢枝山大栢枝山馬峴山紅山笠匠山紙匠山  
蘆洞山方洞山柳等洞山無次落山佛丁峴山橋田山豆背大  
山忠縣山甫乙旃山平康縣狃岨時丁伊川縣川外諸山安  
峽縣三角山嚴泰山鑰達伊山弓旃山黃海道新溪縣諸山兔山  
峴諸山等處民居便易獐鹿稀罕宜並革之上從之○分賜  
各官牧場馬匹于堂上官以嘗徵牧子之馬給殘亡各驛餘許  
東西班各品及軍民納楮貨以易○刑曹啓流亡人請依正統  
三年受教刷還其許接者及方別監里正長知而不首者並入



居兩界以杜流移之弊。上曰可也。然平安之民既已困悴而流移者督令還本則非徒不能安業疲弊益甚是可慮也。謂左贊成金宗瑞曰：卿意以為何如？宗瑞曰：上教允當然不立法則流亡益甚不如立法而禁之。上曰更議以啓。○上曰：水庫每歲改造有弊可擇人差遣使之監督牢實改造俾無屢改之弊。○都承旨李季旬啓：司僕寺收納生芻或有高重之弊請遣臺監。上曰：一日所收芻幾許且飼芻之時亦飼豆乎？同副承旨姜孟卿對曰：常養之馬至五百餘匹一匹一日所食芻則十餘束豆則內立馬一斗外立馬七升。季旬又啓：禮曹判書許詡言刈草之時正當農務農夫不可一日閑若減馬匹之數則無此弊矣。上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古人所非然今馬匹之數不可增減。○徵京畿忠清全羅道當領船軍及防牌攝六十修築都城限是月二十六日今未及限而畢故遂分其軍以其餘日修葺興仁門東小門或築永膺大君第外垣。○傳旨曰：交河縣石灰余每歲燔造有別例國用則臨時啓達燔造。○丁巳視



事輪對御經筵。知載寧郡事尹貞辭。上引見曰汝出身何處對曰忠義衛。上曰黃海之民近因年歉漸至失所撫愛之道所宜盡心且平安道有變則本道軍士亦皆赴防鍊兵之策亦不可緩有能射御者須即置簿勸賞。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觀察使曰今當播種時雨屢降側聞種子不即分給民間稍有失時之慮去月二十五日所降諭書辭緣切至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所當汲汲布置以副諭書之意今此所聞行言未可盡信若然則無乃乖於所望乎即令種子周足分給與否播種之狀速啟達。戊午視事。知珍島郡事安位辭。上引見曰凡犯罪之人皆置本邑或以為土田有限民居頗多今賊徒入居橫行境內民受其害欲自今勿令入送且本邑乃海門受敵之處宜常習武不可頃刻忘備。議政府據禮曹呈啟承文院官貞率哭以前吏文考講與製述並皆擅廢且受職年久者常讀小學甚為不當然已經赦宥難可追論自今祿官及學官講讀製述勤慢令常仕提調糾理從之。議政府啟前佐郎



李命敏歐打讓寧大君使人之罪今以違親王令旨之律而斷  
之臣等以為律文所稱親王謂中朝諸府殿下也違旨者謂違  
公事之令也豈我朝宗親私請之例歟且宗親不與朝官私相  
請托已有成法况於讓寧非有服宗親毋得謁見亦有立法命  
敏不聽大君之請宜若無罪 上曰命敏之罪非以不聽大君  
之請而科斷也大君使人以禮待之而不聽可也何必發怒歐  
而黜之耶然於律文或有未當其減二等○已未 上詣輝德  
殿上食○御經筵○御序賢亭觀軍士騎步射給到有差○上  
欲設各領護軍下書曰各領設護軍之本意蓋將用之也今護  
軍者皆雜類而防牌則盡赴役攝六十則使令別侍衛銃筒衛  
則不屬於領但有甲士屬於各領而護軍不與焉蓋為將之道  
非一朝一夕之可能必常常率行教其禮義習其行伍節制已  
宿為將者視士卒如子弟為士卒者視將軍如父兄則若有緩急  
赴湯蹈刃自不相棄雖古之名將烏合之衆不可用也故今若  
設護軍常時則率以侍衛有事則率以作陣以六十護軍三分



為番相適入直以出直四十護軍每夜五護軍巡綽警守凡軍士之出令聚散護軍聽命於兵曹而令之所領內若有冒名代立者代人取才者有疾病不堪武事者護軍察而報兵曹若觀射時有能者則賞及護軍若行幸侍衛及大閱結陣時有失行離次干犯軍令者則罰及護軍若有姦邪無行小人則護軍報兵曹而黜之若有忠直逸才軍士則護軍報兵曹而陟之如此則護軍權重而責大人自激勵庶或有益矣又有獻議者以為今陳說有未備處請議諸大臣補其不足故今據舊陳說參考古人制陣之法大槩如此為制將與新設護軍之法相為表裏上之手札也○司諫院啓今領率護軍之法雖若美矣然各分軍士以為已有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上曰此法未定行而有弊宜更言之○移安景禧殿舊寶竹冊于璿源殿○庚申視事輪對御經筵○御序賢亭觀軍士射給到有差○書筵啓東宮於 太祖神懿王后 太宗元敬王后 世宗昭憲王后 顯德王后忌辰則齋祭二日皆停講其於忌辰只於祭日停



講何如 上曰 世宗昭憲王后 顯德王后忌辰則齋祭二  
日停講餘忌但祭日停講○傳旨禮曹曰曾下傳旨云今年文  
科會試亂抽所讀講三經中一經四書中一書取俱畧通以上  
者通計中終場分數所取之額則因人才多少而定之然更思  
之中終場則分兩處試取故試官所見各異兩場分數多少懸  
絕若通計講經分數而取則必有不均之歎矣會試則只以中  
終場試取兩處各五十人殿試則試以講經對策臨時定數可  
也○諭慶尚全羅忠清道觀察使曰貢法年分之制各以其邑  
等第收稅甲者以為一邑之內四面之間雨水不齊豐歉各異  
例以一邑同其年分收稅必有輕重之殊各隨其面審其豐歉  
定其年分為便乙者以為大抵欲改已成之法必其新立之法行  
之無弊然後為之可也雖分每邑四面各定年分一丘一壑之  
隔亦有豐歉之殊若如甲說當行損實之法然後可也今雖改  
法弊不盡除何必改之俟前例每邑定其年分為便甲者曰乙  
說一面之內豐歉亦殊其言似是然其大槩則一面之內不甚



相遠且古人云寬民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四面各定年分則雖不中亦必有受賜者矣或曰兩邑之間地境素定如或分面則界限不明妄冒之端恐因是而起且分界之時作者各踴雜錯必有煩擾之弊議論紛紜莫適所從看詳此意訪問便否于道內各官以啓○辛酉視事輪對御經筵○御序賢亭觀忠順衛騎步射給仕有差○傳旨兵曹曰曾下傳旨云今年武科會試初場則舊二百四十步今加二十步中場則先試騎射弄槍擊毬取百人從其自願講武經七書中一書五經四書通鑑小學中一書取俱粗通以上者通考初中場分數所取之額隨人才多少而定之殿試則以射侯騎射試取然今思之經書已講於鄉觀試不必復講殿試則試以二百六十步及騎射射侯臨時定數可也○黃海道觀察使朴薑辭上引見○先是慶尚道右道都節制使辛修晴啓道內玉浦甘浦永登浦山達浦乃倭賊首先到泊之處請擇要害之處設木柵又移設巨濟鎮于中央使之防戍觀察使又啓慶州水災可慮請用軍人二萬造



山開川以備水患至是都體察使鄭萃巡審各浦要害處及慶  
州山水形勢以啓 上曰設木柵及移設巨濟則時方農務當  
俟秋成慶州之役與其動衆造山開川莫若遷邑更議以啓○  
壬戌傳教承政院曰大抵日有重暈日歧日直日背之異是則  
災變之大者也若為雲氣所照而成日暈者常事不啓可也昨  
日有重暈之異而不啓無乃日官昏迷不察歟自今重暈日直  
日歧日背皆即啓達 上洞曉天文望雲氣便知風雨之徵嘗  
一日天日清明 上望氣曰今日某時必雷電以雨果驗○癸  
亥 上行 昭憲王后忌祭于 輝德殿○傳教承政院曰水  
賜小今竊盜其下刑曹杖六十刺字都承旨李季甸等啓律文  
婦女犯罪皆令免刺且本朝之法婦女不刺字小今竊盜之罪  
固重寧加等抵罪而免其刺字何如 上曰內女犯竊盜者決  
杖刺字還入內已為宮中定法小今非徒竊盜行止甚不類今  
欲罪而黜之何如李季甸等啓臣等未知宮中之法然不付諸有  
司而治罪則以宮中之法論之可也若付諸有司則有司但執



法耳婦女刺字律文所無以法外之事而命有司於義何如加等科罪後差定皆役為便左副承旨李崇之獨以為已有宮中定法則亦不可輕改雖令有司依宮中之法科斷固無不可上從季甸等議○傳旨宗簿寺曰曾下傳旨云宗學宗親讀定額經書既畢每當四孟月教官會坐考講每書各三處二粗以上放學三粗及一不通者勿放自今定額經書畢讀宗親考講之法不拘四孟月聽其自願會坐考講其已經會講二粗以上經書勿再講三粗及一不通經書須更考講定額經書畢講後許令放學○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宣德九年七月日受教節該禮繼母與所生之母不異大明律與元六典皆斬衰三年且卿士之祭禮二妻以上並祔則既以繼母祔廟而不服其喪不可也依禮制服喪三年但文公家禮母服齊衰三年故今服所生母者皆服齊衰父在者亦許期年而心喪三年其有不得已起服者亦行心喪其孫之服與親祖母同繼母服子孫喪亦與所生子孫同但因獻議不一欲質問中朝而後定之故未及舉行



其時世宗大王傳旨若曰從祖母本無異路人之人也為祖  
之妻故雖至二三我皆以為從祖母而服從父兄弟之妻皆然故  
為從祖妻者為從祖母為從父妻者為叔母為兄妻者為嫂也  
為祖之妻者獨不得為祖母可乎以繼祖母之身言之為我從  
孫者為我服而哀為我孫者反無服而樂可乎若曰從祖從父  
兄弟之妻先室可服後室不可服則又未安祖母繼室之間有  
所生之異故猶有議也從祖從父兄弟之妻既皆曰正嫡則於  
我何輕重之別禮曰為父之妻者為我母則為祖妻者為祖母  
可以例推且婦人為夫黨雖小功總麻之親大抵從其夫而服  
之今有祖為孫服而為繼祖母者以為非已所生之孫而不服  
可乎其祖既服其孫故其繼祖母必從其夫而服之矣今若曰  
孫無繼祖母之服則是尊長服其卑幼而反不報服尊長可乎  
又今禮曹所議之意但以儀禮無繼祖母之文為主然繼從祖  
母繼叔母繼兄弟妻皆儀禮所不載而歷代及我朝從古以來  
雖二三妻皆服之若從今議則從祖從父兄弟之繼室亦以儀



禮所不言而皆不服之乎儀禮之意無乃於繼母既曰即同已  
母以例之則繼祖母即同祖母繼從祖母即同從祖母繼叔母  
即同叔母之類可以例推分明無疑之事故不盡枚舉言之而  
歷代增損之際亦不及之乎今觀啓下之書有曰府尹金何問  
於天使倪謙曰繼祖母之服有古禮乎謙曰有即引大明律繼  
母與所生母同一節云以次推之繼祖母繼曾祖母之服無疑  
矣臣等請據傳旨及啓下之書一依宣德九年受教施行從之  
先是命議政府六曹會議繼祖母當有服無服皆以為當無服  
惟南智許詡以為當有服至是 上以嘗有 世宗下旨定為  
有服遂立此法○諭知白川郡事曰溫井御浴室勿封閉許人  
沐浴○議政府據刑曹呈啓謹按元續六典及各年受教流移  
之禁隣保之制極為明備然近來流移比古尤甚考其根由居  
外方本宮奴隸及諸宗親駙馬各戶奴屬恃其豪強無所忌憚  
諸道流移人物或稱雇工或稱一根奴隸容隱羣聚其里正長  
亦畏其威勢不告於官緣此中外有主奴婢有役良民不供其



役不事其主爭先逃往戶籍日縮軍額日減非徒有違大體本  
 主之微劣者則不多奴婢逃隱無遺以至親自役事不勝痛憫  
 脫有尋獲捕獲者成羣打捕及加凌辱敗傷風俗莫此為甚請京  
 畿平安咸吉江原黃海道外各道令監司每三年一次擇剛明守  
 令到戶推刷公私賤口各還官主避役良民發還元籍凡其富  
 強土豪及諸島浦串鹽戶以至幽深山谷各色工匠之家並皆  
 推刷以正戶籍以解民怨其中自首者聽免不首者則其戶主  
 依會降教旨全家入居從之○甲子視事輪對御經筵○御序  
 賢亭觀忠順衛騎步射給仕有差○賜讓寧大君禔妾女婿衣  
 一襲及笠靴○忠順衛上言乞依成衆官例去官當次者許守  
 令取才命下吏曹○同知中樞院事楊厚率惠嬪之叔也○乙  
 丑視事○鏡城都護府使李耕曝辭 上引見曰本邑乃先受  
 敵之地備禦之事不可緩弛須鍊士卒以固防戍使民常如見  
 敵雖當樵採不釋弓矢以備不虞仍賜弓矢○賻楊厚棺槨及  
 葬用雜物○御序賢亭觀李石貞等十餘人射侯賜物有差石



貞宗姓人也性本無賴然射必命中人不能及有裴瑒文者齊名○丙寅議政府啓平安道平壤安州寧邊俱是要衝之地宜多蓄糧餉而上項各官國庫間閤數少且皆傾危請俟來秋平壤造二百五十間安州寧邊各造一百五十間又監司節制使親審沿邊各官邑城及山城令都鎮撫首領官監督修築城門扉則雖內地於有城子各官並令造排使都體察使從事官點檢且爲焚亦宜多蓄請隨各官用度緊緩量定其數趁時刈取錄所積之數以聞 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各道都會所製造軍器雖當夏月多聚工匠及助役者廢農誠爲未便今考各鎮月課軍器製造之限春則自正月至二月秋則自八月至十一月今此都會所軍器亦依此例製造 從之○丁卯 上詣英陵行晝茶禮○司憲府啓今別建惠嬪所居之處外人皆以爲佛堂也已於宮北建佛堂今又營之何哉雖曰不使工人而使僧徒營繕然津寬之役尚未訖功而土木之役相繼請停之况 先王後宮宜共居一室今乃別處一家則其族親豈無出



入相謁者乎宮禁不得深嚴於大體亦何如 上曰 先王後  
宮宜同處慈壽宮然惠嬪素有疾自經六故其疾尤篤與諸後  
宮同處未安於心故於永豐之第之旁自買一家子令造數間屋  
使得安處耳儻於一間設佛幃自是僧家事烏得而禁之雖在  
慈壽宮其不為耶其以此家為佛堂者甚無理之言也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六



(B)  
732.55  
4724  
[v.5]  
no.3  
0163728

昭和五年九月廿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三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5]  
no.3